

無世尊多陀阿伽度阿羅呵三藐三佛陀^{三說}如是

時伊羅鉢龍王白那羅陀童子仙言摩那婆仙相隨共向彼世尊多陀阿伽度阿羅呵三藐三佛陀所禮拜供養時那羅陀報龍王言善哉龍王我等共去時伊羅鉢并及商佉二大龍王自餘無量諸龍眷屬那羅陀仙摩那婆等八萬四千諸眾生輩欲向佛所

爾時伊羅鉢龍王作是思惟我今若以變化之身見於佛者此我不善我今宜以自許報身往見世尊爾時伊羅鉢龍王至其龍宮以自報形而欲見佛從北天竺特叉尸羅城向波羅捺國強有三百六十由旬時彼龍王出欲見佛其頭已至佛世尊所而尾猶尚在自本宮而彼龍頭其狀猶如獨樹造船其項猶如象鼻放水耳目猶如憍薩羅國銅鉢之器口出光炎猶如重雲出於閃電氣息作聲如雲雷鳴作伽茶伽茶聲而彼八萬四千眾類一切悉隨伊羅鉢行而伊羅鉢遙見如來極大端正光相非常心生歡喜乃至猶如虛空中星莊嚴顯赫既覩見已向於佛邊生清淨心正信之心踊躍歡喜進向佛所爾時世尊既遙覩見伊羅鉢龍漸漸而來見已告言善來善來伊羅鉢龍王經歷多時不曾相見王今身體安隱以不少病少惱及諸親眷並無疾耶

佛本行集經卷第二十八

隋天竺三藏闍那崛多譯

那羅陀出家品

爾時伊羅鉢龍王作如是念世尊已知我名字也復更重於如來世尊增加歡喜得清淨心生愛敬心時伊羅鉢即隱本形別更化作摩那婆身近世尊前頂禮佛足却住一面住一面已即更親誦彼二偈文而重問佛

在何自在王 染著名為染 彼云何清淨云何得癡名 癡人何故迷 云何名智者何會別離已 名曰盡因緣

爾時世尊復還以偈答龍王言
第六自在故 王染名曰染 無染而有染是故名為癡 以沒大水故 故名盡方便一切方便盡 故名為智者

爾時伊羅鉢龍王復更以偈重白佛言
受持何戒行何行 復更作於何業因能於人天受勝身 熏修最上無邊利爾時世尊即還以偈答龍王言

| | |
|---------|---------|
| 供養老人勿毀他 | 欲見尊長須時節 |
| 常愛善行及法語 | 數聽正真利益談 |
| 樂法深念正菩提 | 智慧分別思惟義 |
| 實言精苦修梵行 | 於他常行布施檀 |
| 質直詳審意勤劬 | 笑哭語言皆避惡 |
| 諂曲傲慢悉遠離 | 勿共他人作怨讎 |
| 善言在於正念中 | 若聞若知定心意 |
| 若人常有放逸行 | 彼輩無聞無正思 |
| 若能行於聖道因 | 是名依行淨口業 |
| 彼等忍辱正思念 | 在於多聞廣智中 |

爾時世尊說此偈已其那羅陀摩那婆仙即離欲法爾時伊羅鉢龍見佛聞法瞻仰尊顏

悲喜相交淚下如雨爾時世尊告伊羅鉢大龍王言汝大龍王何故忽然瞻看我面笑而復悲如是淚下作是語已伊羅鉢龍即白佛言如來世尊我念往昔有佛出世名曰迦葉多陀阿伽度阿羅呵三藐三佛陀我時於彼佛法之中修行梵行為出家人

世尊我於彼時見有一草名曰伊羅我時以手斫彼草取執捉將詣迦葉佛所到佛所已白彼佛言世尊若有比丘斫於此草得何果報時彼世尊即報我言汝比丘知若人故心斫斷此草彼人當墮牢固地獄世尊我於爾時於彼迦葉多陀阿伽度阿羅呵三藐三佛陀邊聞於此語心中不信不生希有奇特之想以我不取彼佛語故不受於彼如來教誨又自思惟但我斫此伊羅之草有何果報心作是念世尊而我當時既造於彼波夜提罪而不信有波夜提報復不能捨此之邪見命終已後遂即生於長壽龍中是故彼時為我立名名伊羅鉢伊羅鉢也而我爾時還於彼處迦葉佛邊問彼佛言大聖世尊我於何時當得脫此惡龍之形何時當得復於人身作是語已默然而住爾時彼佛迦葉如來多陀阿伽度阿羅呵三藐三佛陀即告我言汝大龍王今應當知過若干年若干百年若干千年過若干百千萬億年後當有佛出興於世彼佛號為釋迦牟尼多陀阿伽度阿羅呵三藐三佛陀彼釋迦佛當記汝得復於人身

世尊我於彼時作如是念我今以於迦葉佛邊所說法戒違信不信受此龍身以微善緣

今值世尊。還不持戒。世尊。我見如此。自罪過故。呵責自身。泣淚啼哭。如雨滿面。見世尊喜。所以微笑。為是因緣。我如是念。希有希有。未曾有事。如是之法。諸佛世尊。乃能如是。無有二言。如彼迦葉。如來世尊。授於我記。汝大龍王。過若干年。乃至億年。於後當有。如來出世。如彼佛言。無有異也。世尊。我以是緣。今復問佛。世尊。我何時得脫此龍身。更何時得復於人身。爾時世尊。告伊羅鉢大龍王言。汝大龍王。從今已去。過若干年。乃至如前。若干億年。於後當有佛出於世。名曰彌勒。多陀阿伽度。阿羅呵。三藐三佛陀。汝於彼時。當得人身。時彼世尊。度汝出家。修行梵行。得盡諸苦。

爾時世尊。為伊羅鉢。更復說法。令其歡喜。勸示教言。來汝龍王。歸依佛。歸依法。歸依僧。受持五戒。而汝當得長夜利益。大得安樂。伊羅鉢龍。既從佛聞如是語已。即白佛言。如世尊教。我今歸依佛法僧寶。受持五戒。

爾時世尊。更教誨伊羅鉢言。汝大龍王。今應知時。時伊羅鉢。語那羅陀。摩那婆言。來摩那婆。仁須幾多金銀珍寶。隨意所須。從我索之。我當與仁。而此龍女。仁無所用。所以者何。此之龍女。口一出氣。能令世人。作於灰土。時那羅陀。報龍王言。汝大龍王。我亦不用金銀珍寶。亦復不用龍王之女。何以故。我今佛邊。聞諸偈已。即於諸欲。生厭離想。爾時伊羅鉢。龍王。頂禮佛足。遶佛三匝。辭佛而還。爾時世尊。告彼八萬四千眾等。其那羅陀。最為上首。次第為說。所謂教行。布施持戒。得上

生天。又說欲中。多諸過患。令生厭離。證於漏盡。又教出家。讚歎功德。助成解脫。而世尊知。彼諸大眾。那羅陀等。最為上首。各各皆生歡喜之心。生踊躍心。生柔軟心。得無礙心。

爾時世尊。所有教法。令其歡喜。真正要趣。謂四聖諦。苦集滅道。世尊既將此四聖諦。種種方便。解說顯示。教誨建立。分別宣揚。教行學習。如是生苦。如是苦集。如是苦滅。如是得道。世尊以此四種聖諦。種種因緣。顯示宣說。乃至教行。而彼眾等。即於其坐。離諸塵垢。盡煩惱界。於諸法中。得淨智眼。所有集法。皆悉除滅。如實知見。譬如淨衣。無有垢膩。無有黑毛。隨欲染時。而受諸色。如是如是。彼諸大眾。那羅陀等。於彼坐處。遠離煩惱。悉盡諸集。證知諸法。建立無畏。度諸疑網。不隨他語。知世尊教。即並歸依佛法僧寶。受持五戒。是時彼眾八萬四千。從坐而起。頂禮佛足。圍遶三匝。辭還本處。爾時童子。那羅陀仙。已見諸法。已得諸法。已證諸法。已入諸法。度諸所疑。度諸所惑。無復疑網。已得無畏。不隨他語。已知世尊法。教微密。即從坐起。頂禮佛足。而白佛言。唯願世尊。與我出家。及具足戒。爾時佛告彼童子言。善來比丘。入我法中。行於梵行。正盡諸苦。令到其邊。時彼長老。便成出家。戒行具足。是時長老。那羅陀比丘。既出家已。具戒成就。未經幾時。獨行獨坐。捨於眾鬧。謹慎身口。不曾放逸。精勤勇猛。無懈怠故。不久之間。其善男子。所為出家。無上梵行。進於彼岸。現見諸法。自證諸通。證已自知。自見自覺。而口唱言。生死已

盡。梵行已立。所作已辦。更不受後有。如是了知。而彼長老。即成羅漢。心善解脫。慧善解脫。而那羅陀長老比丘。既得羅漢。無著之果。空閑獨處。作如是念。我今可詣佛世尊所。以偈問佛。爾時長老。那羅陀比丘。於晨朝時。從房而出。往詣佛所。到佛所已。頂禮佛足。却坐一面。坐一面已。時那羅陀。即便以偈問佛。義言。

我今方驗昔私陀 諦了如語莫不實
今復得聞世尊教 渡到諸法彼岸邊
既已捨家能出家 復持乞食存活命
行於此行得何報 我今諮問佛世尊
爾時世尊。即還以偈。報彼長老。那羅陀言。

汝問行行果報者 此事無常難驗知
我今為汝分別宣 宜發精進令牢固
凡有行者入聚落 讚歎毀辱平等心
其有亂意處須防 當取寂定無上果
行人常觀叫喚響 猶如猛火熾炎然
見於婦人端正容 應須捨離勿生染
以不染於諸欲法 彼此各無相染因
無染即無鬪競緣 世間所有眾類輩
我身彼身無有異 我命彼命等共同
如是審諦思惟觀 嗔時勿殺勿相害
應捨貪等我慢事 一切凡夫染著身
諸有眼者能離怨 如食毒藥平等死
若入聚落乞飯食 莫觀諸事散亂心
諸貪染處若捨捐 以無著故當解脫
夜獨坐時莫念請 遠離聚落亦勿思
但至天曉欲乞時 正念正思入聚落
到聚落中默然住 次第歷家乞食行

遊於聚落莫忽嗤
手執鉢孟行乞食
設得少食心莫嫌
所得之處最為善
於二邊生平等心
食訖已後還林內
在於鋪上如仙人
恐怖皆捨勵心意
在於樹下當善觀
自餘諸根悉調伏
境界悉遣心莫存
清淨真心行梵行
博聞多智須稟承
若如是人應親近
信已恭敬如世尊
莫毀他人自讚歎
猶如猛火遠處聞
是名比丘出家法
若能平等觸處安
當知業如車輪轉
一人思惟即證知
調伏諸根心成就
此行唯在空閑林
或在河岸池泉側
闕少智慧恒睡眠
如泉如池如大海
愚癡人如半瓶泔
智人雖復多言語
或有才辯語言多

向他語言勿麤獷
雖有才辯但默然
有施飯人勿毀罵
若不得處莫生瞋
至於樹下隨意食
住於樹下結跏趺
身心及口皆斂攝
餘事莫想唯念林
以舌拄腭漸出息
心意不得著諸緣
穢濁之處並須捨
善語處所精勤求
其有寂靜離欲者
至於彼邊心信從
勿說他家是非事
語言不得大高聲
如是思惟斷諸惑
作不作事悉離身
聖人行行應如是
對一人說聖法時
調伏諸根獨處坐
於後名聞遍十方
或坐山間及樹下
如是處所坐思惟
滿足寂定常覺悟
寂定之者亦復然
智慧者猶滿池水
言語雖多不失時
復有少言而審諦

如是少言亦名智 是則名為仙聖人
是名真實中道行 是名寂靜得解脫
爾時世尊說此偈已其那羅陀心意開解歡
喜踊躍又有師言而此長老那羅陀者其本
種族姓迦旃延以本姓故眾人稱言大迦旃
延又復長老迦旃延佛曾記言汝等比丘
今應當知我此聲聞大眾之中捷利取義聞
有廣說而其聰敏悉能領悟或少聽受而能
為他廣分別說最第一者所謂即此大迦旃
延比丘是也爾時彼等諸比丘輩聞是語已
生希有心各相謂言今此尊者大迦旃延甚
為希有心生疑惑更無有人能決我疑解了
一切諸經義者唯佛世尊即往佛所到佛所
已共白佛言善哉世尊今此長老迦旃延往
昔曾種何等善根而今來詣佛世尊所即得
出家受具足戒證羅漢果世尊復記聲聞眾
中捷利智略說廣解廣言能略最第一者
所謂即此大迦旃延比丘是也我等願聞
爾時佛告諸比丘言汝諸比丘至心諦聽我
念往昔此賢劫中眾生壽命二萬歲時有一如
來出現於世名曰迦葉多陀阿伽度阿羅呵
三藐三佛陀爾時彼佛迦葉如來轉法輪已
豎法幢竟昔誓願滿具自在利辦大丈夫一
切作事開化所化度諸眾生蓮花眾等八千
億類令生天上是時彼佛入涅槃後并及建
立解脫法門悉皆在此波羅捺城鹿野苑中
諸仙居處說法而住爾時彼處波羅捺城有
一信行善優婆塞受持五戒彼優婆塞善解
五明分別世論能解其義彼優婆塞至鹿苑

林向諸比丘略而問義如是問已時諸比丘即
為廣說彼優婆塞既聞彼等諸比丘輩為其
廣說如是之義心生欣羨發如是願善哉希
有願我來世更得勝於如此之法亦能如是
分別為他次第而說如此比丘等無有異
爾時佛告諸比丘言汝等當知彼時五戒優
婆塞者即此摩訶迦旃延是以彼佛邊受持
五戒為優婆塞善解五明微細之義復能分
別為他解說於彼時發如是誓願願我來世
成就是等一切諸法能廣為他種種解說又
復比丘汝等當知是迦旃延比丘往昔歡喜
心種如是善根以是因緣至於我邊即得出
家成羅漢果我今授記於我聲聞大眾之中
略義能廣廣義能略第一之者所謂摩訶大
迦旃延比丘是也是時世間即成九十二阿
羅漢第一世尊後五比丘并及長老耶輸陀
身又耶輸陀大富朋友諸長者等勝中復勝
諸善男子所謂無垢善臂滿足并牛主等又
耶輸陀復有五十商主朋友他方所來諸善
男子又復長老富樓那彌多羅尼子及其朋
友二十九人并及長老迦旃延等
佛本行集經娑毘耶出家品第二十四
爾時北天有一城名特叉尸羅隋言時彼城內
有於一家彼家婦女忽爾雙產男女二人時
其父母即召明師令為相之是時相師即為
占之云女薄相無有吉利彼女父母聞此言
已作如是念此女今既無有好相則不吉祥
若至長成當是誰取用其作婦父母如是共
平章已即將彼女乞一學問外道之婦其外

道名波梨婆闍隨言行作如是言我今乞汝此女養育教示道法令其增長若有所須調度供擬我當悉與爾時外道波梨婆闍即便攝受彼女養育如是看視其女漸漸隨時長大及至笄年女意智成時彼外道波梨婆闍見女大即教彼女種種呪術種種技能悉皆成就意智明解種種諸論至齒成就端正少雙多人喜見身體柔軟面目勝他骨節成熟身體正等無所缺減爾時彼女身體上著一奢綺衣在於腰下一奢綺衣披置肩上手執持三奇立拒擬澡洗時安瓶之所遊歷處處村城聚落國邑王門覓諸外道欲共論議欲折伏故而漸漸行值一波梨婆闍道人名曰最妙自在勝他處處遊歷從南天竺來往北天時彼道人亦復可喜端正少雙年又盛壯為人樂見面目還爾勝於他人身體整頓支節可喜於諸論師最得名聞時彼道人見此波梨婆闍之女如是可意端正容色為他樂觀見已於彼波梨婆闍女人之邊生愛著心時彼波梨婆闍之女亦復於彼波梨婆闍道人之邊亦生染心更相貪戀私感無已

爾時彼客波梨婆闍道人即語於彼波梨婆闍女如是言善女仁者我意今者甚願樂汝共行世事是時彼女亦復報言我今心中亦貪樂仁欲得一處時彼波梨婆闍道人報彼女言我等二人俱是出家修道之者若在如是法行之中作世事者而諸人等若見我輩作如是事即便訶責毀辱我等我等今可於諸人前共相論議立要誓言若不如者即教承事

爾時彼女即如是言若我得勝汝脫不如此事不善便成非理豈有丈夫事女人乎若女不如伏事丈夫此事乃善此是順理時彼波梨婆闍道人即報女言善哉德女汝此語義甚為當理如汝所說爾時波梨婆闍道人即於眾中打論議鼓而告之言此處頗有人能共我問答已不若或波梨婆闍道人若或波梨婆闍女人誰能共我問答語言能者為善如是至三時彼波梨婆闍女人在眾中聞如是語即便唱言我今甚能共汝論議往來問答

爾時彼女容儀庠序在大眾內發問其義時彼波梨婆闍道人為解得通而彼波梨婆闍道人反問彼女女解亦通如是再過各各相問各各相通至第三過而彼波梨婆闍道人問彼女義其女有力能為解通但護於彼波梨婆闍心相愛故現同不通默然不答時彼波梨婆闍道人即於眾中降伏彼女爾時彼女既被波梨婆闍道人所降伏已即便對眾從彼波梨婆闍道人身手之邊取其革屣及三叉拒執持而行彼等二人既現相已如是穢亂各不相避共一處行以彼道人二和合故其女即便有於娠體女既有娠違本行故失於容色不復端正而彼波梨婆闍道人見彼女身失本顏色即生厭賤而告彼言我不復能共汝一處居住停止時彼女人報彼波梨婆闍道人作如是言我等二人既並修道兩俱失意今於汝邊已有此胎汝今見我無有花色忽棄捨我我當立死若其未死必受大苦時彼波梨婆闍道人離心既決與彼女人一金指環

用以為記復告女言汝若生女用此指環貨易取財持以養育若生男者汝當與此指環為記令尋覓我付指環已捨彼女去倩面還向南天竺行爾時波梨婆闍女人懷抱娠體遊歷處處經涉而行漸漸至於摩頭聚落時彼聚落有邊地州名曰白雲在於彼處寄一縣內產一男兒兒既生已時彼縣內所有居住男子婦人皆生憐愛慈愍之心或與彼酥或與彼油自餘所須皆亦布施而彼波梨婆闍女人如是思惟我今此子在縣內生今可立名還依地詔是故此子名娑毘耶隨言時彼女人波梨婆闍如法養育子娑毘耶令其增長與於乳舖而娑毘耶童子長大意智漸漸向欲長成而彼波梨婆闍女人即教其子書畫算數印記呪術自餘諸論悉教使成而彼童子捷利聰明所學之事皆得成就無不知者

時娑毘耶曾於一日問其母言阿孃阿孃我父是誰今在何處是時彼母報其子言子娑毘耶汝父今在南天竺國汝今宜應至彼尋求推覓汝父是時彼母即與其子夫先所留指環為記出而付之而告之言汝將此記尋求汝父而娑毘耶即報母言一如母教我當依行時娑毘耶受取記已漸漸發向於南天竺從村至村從一聚落至一聚落從城至城漸漸而向南天竺地所至之處見論議人皆悉降伏漸到父所既不識父亦不借問至已即打論議之鼓作如是言此處頗有或復波梨婆闍道人或復波梨婆闍之女有能共我問答論議如是者不時娑毘耶童子之父既覩童子亦見

~五明大論:1曰聲明.釋詁訓字.詮目疏別.2曰工巧明.伎術機關.陰陽曆數.3曰醫方明.禁咒閑邪.藥石針艾.4曰因明.考定正邪.研覈真偽.5曰內明.究暢

即便心裏自然生愛子想，而彼波梨婆闍道人問童子言：汝善童子，汝今是誰從何來也？是時童子即向波梨婆闍道人委曲而說，其來因緣出於指環而以示現。時彼波梨婆闍道人見指環已，語童子言：汝是我子。時彼波梨婆闍道人既得子已，即更增進教示種種呪術技能，而彼波梨婆闍道人於先舊時已曾修得於諸禪定。如是次第即教其子禪定之法。時彼波梨婆闍道人其後不久遂便命終。時娑毘耶父命終後，漸漸行至向海岸邊，既至彼處，即便造作草庵而住，彼處寂靜思惟而坐，不久成就獲得四禪兼證五通，既證獲已，心如是念：世間所有諸阿羅漢，或復自稱我得羅漢，阿羅漢道我於彼邊亦名羅漢，一種無異。

時娑毘耶童子之母，其命先終，即得上生三十三天。是時世尊既已證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在鹿野苑轉於無上法輪之後，時彼地居諸天各各迭相唱告，其聲轉轉相承，上至三十三天。爾時忉利童子母天聞此聲已，內心思惟：我子今日住在何處，彼正念觀，即見其子在海岸住。爾時彼天身色過他，正當夜半放天光明照子住處。至娑毘耶波梨婆闍行行邊，告娑毘耶言：汝娑毘耶非是羅漢，亦復未入阿羅漢道。及羅漢法，汝於羅漢求道之法，未有次第，而娑毘耶問彼天言：天是阿誰，天今復是羅漢以不？有入羅漢道法以不？頗復有知羅漢法教能令學習得羅漢不？

爾時彼天即便報於娑毘耶言：汝娑毘耶，今有世尊多陀阿伽度阿羅呵三藐三佛陀，現

在於彼波羅捺國鹿野苑中仙人居處，而彼世尊自是羅漢，入羅漢道，自解知已，復能教他得羅漢法。時娑毘耶復問天言：仁者大天，我今無智，作何方便，乃能得知彼是多陀阿伽度阿羅呵三藐三佛陀。爾時彼天教娑毘耶作如是言：波梨婆闍，汝問義法應須如是。汝受如是比丘名也。云何調伏？云何善行？云何名佛？云何比丘？云何沙門及婆羅門？云何清淨？云何是智及知福田？云何名巧善解方便？云何名仙？云何名聞？云何隨順？云何精進？云何名龍？云何名受？云何名聖？云何行行？云何求道？汝娑毘耶若見有人，汝問是義，彼人一一為汝解說。令汝歡喜。汝於彼邊行於梵行。時娑毘耶波梨婆闍從彼天聞如是文句，心憶持已，即遊歷行一切國城村邑聚落，處處打鼓求欲論議，復口唱言：若有沙門及婆羅門，能解如是我問義不？是時至處，無有一人能解如是議論者。時娑毘耶所行之處，或舊有人坐思惟法，或論議者，聞娑毘耶來到其邊，各各散走，終無人敢共彼論議言語談說。時娑毘耶波梨婆闍次第而行，漸漸至彼波羅捺城。爾時彼城有六大師，各各唱言：我於世間最為第一，謂富蘭那并三迦葉、尼乾子等。時娑毘耶即便往詣彼富蘭那迦葉等邊，到已，即共彼富蘭那面相慰喻，言語問訊，言說訖已，却住一面。

佛本行集經卷第二十八

佛本行集經卷第二十九

時娑毘耶出家品下

時娑毘耶波梨婆闍問富蘭那迦葉等義，如上所說。云何比丘？乃至云何名為求道？時娑毘耶如是諮問。迦葉語已，而迦葉等領受言義，心意錯亂不能報答，以不逮及彼之義意，增復嘖皺眉頰，赧縮現為三分，心生怨恨瞋恚，憤怒無事唱喏。時娑毘耶波梨婆闍作如是念：此之長老，我所諮問，不解答對微塵等義，又領我意，倒錯參差，不能得解。文句塞澁，更重慚恚而生瞋恨，無事大呼。時娑毘耶波梨婆闍於富蘭那迦葉之邊生厭離已，而背捨去，往摩娑迦梨、劬奢梨及尼乾邊，既到彼已，乃至共於尼乾子面共相慰喻，美言問訊，事情訖了，却住一面。其娑毘耶波梨婆闍問尼乾子等如上所說。於義云何名為比丘？乃至求道？其尼乾子得娑毘耶如是問已，心意錯亂不能報答。時娑毘耶作如是念：此諸長老遂不能解微塵等義，而我問已，心意迷荒不能領解，復增瞋恚，喚喚如前。時娑毘耶心如是念：頗復世間更別有人，或復沙門或婆羅門，而世間稱是一切智真阿羅漢，有如是者，我往彼邊問心所疑，若得領解我當承事供養頂禮，晨夕不離。

時娑毘耶復如是念：大沙門今在波羅捺鹿野苑中諸仙居處，世間人言智阿羅漢大有聰慧，我今當至彼沙門邊問所疑義，彼復更作如是思惟：此處沙門或婆羅門，老年宿德經多，時來修行梵行，各各堪作諸國王師，世間各言聰明智慧，大阿羅漢，所謂富蘭那迦葉等及尼乾子，彼等我問尚自不知，況此沙門年少已

佛本行集經卷第二十九

隋天竺三藏闍那崛多譯

來出家未久。我今所問云何得解。復重思惟。彼之沙門。不可輕忽。不可欺陵。所以者何。其有沙門。雖復年少。而或聰明。有大智慧。不可得知。我今但當至於彼處。大沙門邊。問心所疑。時娑毘耶波梨婆闍往詣佛所。遙見世尊。乃至猶如虛空之中。眾星莊嚴。在於眾中宣說法要。見已。心生信行之想。此必是彼如前所聞。如來世尊。多陀阿伽度。阿羅呵。三藐三佛陀。無有異也。即詣佛所。到佛所已。即共世尊對面。美言巧語。慰喻種種談說。言訖。却坐退一面已。其娑毘耶波梨婆闍。即便以偈而白佛言。

我是娑毘耶道人 故從他方遠來至
心有疑欲問大智 唯願為我分別說
若能斷我心所疑 一一思惟為我說
依我義句次第解 分分開曉莫參差
時娑毘耶說此偈已。默然而住。但諸佛法。既有三種神通門說。若可化者。即便化之。何等為三。第一所謂出現神通。第二名為教示神通。第三名為教行神通。而世尊為彼娑毘耶波梨婆闍心有所疑。知其心已。向娑毘耶以偈答曰。

汝娑毘耶遠道來 欲問於我心疑惑
汝今可說我當解 隨汝所問我領之
一如問意不令差 汝娑毘耶宜早說
心心欲請莫疑惑 一一如問當廣宣
爾時世尊說是偈已。其娑毘耶波梨婆闍。作如是念。我於已前諸處所有。或復沙門。或婆羅門。年耆宿德。久來出家。堪作國師。世間謂言。大阿羅漢。智慧聰明。我問彼等心所疑義。然其彼等皆悉倒錯。不能報我。以不能答我。

所問義。而其彼等心內懷慚。面作三分。嘖眉皺額。生於瞋恨。無事唱响。時娑毘耶心生希有。此大沙門。我之所問。不嗔不忿。增上清淨容貌。熙怡。不作異色。更益光顯。我所諮問。許為我宣。我於彼人。諸根寂靜。不見有錯。知如此已。其娑毘耶波梨婆闍。心大歡喜。踊躍遍滿。不能自勝。得歡喜已。即以偈頌。問佛義言。

大聖云何名比丘 諸聖伏者何名伏
知見何事名為覺 唯願世尊為我宣
爾時世尊即以偈頌。而答於彼波梨婆闍。娑毘耶言。

苦行無礙求菩提 渡諸疑向涅槃岸
有有無有悉棄捨 梵行漏盡名比丘
一切捨處正念行 於不殺害世間內
能得清淨無濁體 免脫諸縛名為調
若能內外攝諸根 如此降伏是名直
厭離此世及後世 待時涅槃名善行
於諸劫中勤苦修 生死二邊隨業受
世間無垢離諸縛 是名為覺生死窮
時娑毘耶波梨婆闍。聞說歡喜。復更以偈而問佛言。

何等名為修梵行 沙門清淨復云何
佛說大智云何調 今問世尊為我解
爾時世尊還以偈頌。而答於彼波梨婆闍。娑毘耶言。

以捨諸罪無垢纏 善得禪定正住地
獨能超越煩惱海 是名為聖梵行人
福德積聚捨諸非 此世彼世知無惱
一切生死除滅故 得此證者名沙門

諸有業報悉滅除 一切世間諸內外
一切天人不能穢 如是即名清淨形
諸縛皆盡無所拘 一切世間內外處
貪癡瞋恚悉免脫 佛說是名大智人
時娑毘耶波梨婆闍。既聞說已。復更以偈重問佛言。

諸佛以何為福田 云何巧知善方便
云何名為大仙聖 唯願世尊為我宣
爾時世尊還以偈頌。而答於彼波梨婆闍。娑毘耶言。

諸刹一一分別知 諸梵諸天堪受供
果報執著解縛脫 如是乃名為福田
業根報子所從生 諸梵諸天悉分別
能以諸忍斷根本 如是名為巧智知
彼此選擇白淨因 一切世間內外有
無我不攝無處所 如是方便名善權
一切諸法有無知 一切世間無內外
此世天人得恭敬 無礙獨脫是名仙
時娑毘耶波梨婆闍。既聞說已。復更以偈重問佛言。

以何得故名為聞 云何隨順及精進
云何名為大龍者 唯願世尊為說之
爾時世尊還以偈頌。而答於彼波梨婆闍。娑毘耶言。

一切諸法悉聞知 所有諸罪功德等
超越無復疑惑刺 一切不著是名聞
名色皆是虛妄因 內外根塵是患本
如是諸處解脫已 佛說名為隨順心
捨離一切諸罪縛 離地獄苦須勇猛

解脫彼等不染著 如是名為精進人

世間有愛皆遠之 繫縛解脫皆悉斷

諸漏已盡無復刺 如是體者名為龍

時娑毘耶波梨婆闍既聞說已復更以偈重問佛言

以何等故名為受 云何說聖及行行

何緣名為求道人 今問世尊為我說

爾時世尊還以偈頌而答於彼波梨婆闍娑毘耶言

所有韋陀一一選 或於沙門婆羅門

其邊領解既證知 於彼各各皆受取

截割邪見羅網斷 彼智不復受有胎

三種相想泥已除 不作分別是名聖

正得諸神通已盡 平等一切諸法知

能達善逝諸世間 如是解者名行行

諸法所有苦報者 若上若下若中間

名色境界能遍知 如是之人名求道

時娑毘耶波梨婆闍所有諮問世尊之義皆悉稱適於其本心既歡喜已頂禮佛足合十指掌

瞻仰而歎佛世尊言善哉世尊世間所有六十二見皆無所用於世間中此等皆是虛妄之法

我今歸依無上世尊唯世尊能悉分別知是大丈夫唯世尊能善解說法唯世尊能知一切

道唯世尊能度諸苦海唯世尊能永盡諸漏唯世尊有最大威德唯世尊獨多有智慧唯

世尊能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而說偈讚

我今頂禮大丈夫 實行放光明普照

能於天人世間內 善開甘露鼓之門

我前所有疑惑心 唯世尊能為我解

世尊既是大仙覺 其後更不受有身

世尊已得清涼處 如是世尊猶若龍

帝釋一切諸天等 世尊既是真覺人

世尊能降伏魔眾 自己度脫復度他

超越不貪著一切 唯佛至真無上尊

諸漏有因皆滅盡 諸星圍遶遍滿空

識及名色壽命等 有山名為毘富羅

又如諸山雪山最 諸流海水最為深

若欲歸命調伏者 歸命世間最勝尊

猶如祭祀火最尊 人中王為最自在

諸星唯月最為光 上下六道善惡趣

一切有形天及人 是故我今合十指

時娑毘耶說如是偈讚如來已復白佛言善哉世尊唯願世尊慈悲憐愍聽我出家并乞

與我受具足戒是時佛告娑毘耶言善來善來汝娑毘耶於我自說法行之中正盡諸苦

諸塵垢盡無有餘 一切生因皆散滅

知足淨心常實行 最大丈夫金口說

諸仙諸聖皆樂聞 世尊善能教導物

世尊能斷諸使纏 於罪福中皆平等

天人世間明了知 已過一切諸邪道

猶如十五夜月明 如是照耀世間內

王舍所住諸人民 一切最勝最為上

飛行之者空最高 又諸星中月為最

唯有歸命無上人 歸命正馭人中勝

歸命無等等至真 意論唯呪術為最

諸河大海最為寬 諸明唯日最為盛

所謂三界諸世間 唯有世尊最為首

頭面頂禮無上尊

得解脫故是時長老娑毘耶身即成比丘滿具足戒其娑毘耶出家未久及受具足行住

坐臥獨無伴侶不曾染著謹慎身口不敢放逸為求道故如救頭然如是行持未久之間

其善男子正信勇猛捨家出家欲求無上清淨梵行現見諸法自心證知言我已盡一切生

死得梵行報不受後有所作已辦自如是知其娑毘耶既已證知如是之處得羅漢果心善

解脫是時世間凡成九十三阿羅漢第一世尊乃至最後及娑毘耶爾時世尊成道之後

在波羅捺鹿野苑內通及佛身合八人六月十六日安居至九月十五日合九十三人解夏

佛本行集經教化兵將品第四十三上

爾時他方有諸人輩或從處處諸邑聚落及諸國土各各相喚意並願樂欲求出家乞具

足戒來波羅捺到於佛邊白世尊言與我出家受具足戒以是因緣諸舊比丘應接勞乏

彼等諸人求欲出家聲響喧鬧以此因緣惱亂世尊不得閑靜爾時世尊於一時間獨坐

靜室如是思惟今者諸人從於四遠他方聚落國土而來至於此處意如是念如來與我

出家受具以是因緣其諸人等意欲規求遠來疲倦又復為我作於擾亂我今可遣諸比

丘等令其處處至於他方聚落城邑教化一切若有諸人欲求出家受具戒者如法當與

爾時世尊作是念已於晨朝時從房而出以此因緣集聚一切諸比丘眾既聚集已而告

之言汝等比丘今應當知我在空閑靜寂之室作是思惟如上所說乃至汝等向於他方與

其出家與受具足。勿令其來。既自勞苦復妨亂他。如是告已。更重語言。我今教勅。汝諸比丘。至於他方聚落城邑。若有人來欲求出家受具戒者。汝當與其出家受具。復告比丘。若彼來欲出家之時。汝等應須作如是事。先當為其剃除鬚髮。既剃落已。即教令著袈裟色衣。其著衣時。齊整服飾。偏袒右臂。教在眾前。右膝著地。教令頂禮諸比丘。足禮已。還起。在比丘前跪坐。教令合十指掌。作如是語。我某甲歸依佛。歸依法。歸依僧。汝等比丘。從今已後。依我勅教。若有人來求欲出家受戒。三歸。即得具足。爾時世尊還在於彼波羅捺城鹿野坐夏。告諸比丘。作如是言。汝諸比丘。若當知我已得解脫。應於一切諸天人中。汝等行行。為令多人得利益。故為令多人得安樂。故為世間求當來利益。及安樂。故若欲行至他方聚落。獨自去。不須二人。又復比丘。汝等若至他方聚落。為於多人生憐愍。故攝受彼故。當為說法。初中後善。其義微妙。具足無缺。汝等比丘。當說梵行。有諸眾生。少諸塵垢。薄於結使。諸根成熟。恐畏不能得聞正法。即不能得知於法相。佛告比丘。我從今日。漸當移去。行向優婁。頻螺聚落。詣兵將村。而為彼等說法。教故。爾時世尊即說偈言。

比丘我今度諸苦 已作自利復益他
 所有多人苦未除 今須為其作憐愍
 是故汝等比丘輩 各各宜應獨自行
 我今亦復從此移 欲向頻螺聚落所
 爾時魔王波旬密來往詣佛所。到佛所已。即便向佛而說偈言。

汝為諸縛之所縛 亦同諸天人等有
 既被一切繩所繫 沙門汝不脫網羅
 爾時世尊聞此偈已。即便如是思惟念言。此是魔王波旬語也。如是知已。還以偈報。魔王波旬言。我久已脫一切縛 天人所有我悉無
 我此諸縛既離身 降汝波旬更何道
 爾時世尊重更以偈毀辱於彼魔王波旬。作如是言。

一切色聲香味觸 此是五欲法染人
 我今悉已一切除 降汝惡魔波旬訖
 爾時波旬聞此偈已。作是思惟。沙門瞿曇。已知我心。生大苦惱。深自悔恨。從彼地方。忽然不現時。諸比丘同白佛言。善哉世尊。若有人來至於我所。問我等言。尊者比丘。何名沙門及婆羅門。我等比丘。於彼聞已。當作云何報答於彼。爾時佛告諸比丘言。若有人問。云何沙門及婆羅門。比丘。出家有如是者。汝等比丘。若知是時。應當正知。知已。應當正心觀察。爾時世尊。因此事緣。因此言次。為諸比丘。而說偈言。

永除諂曲及我慢 貪恚欲盡無處貪
 如是清淨體性常 彼者沙門比丘是
 諸罪漏盡號梵志 精進苦行名沙門
 彼等垢盡出塵勞 是真出家破諸惡
 時諸比丘聞此偈已。復白佛言。善哉世尊。我等比丘。乞食之時。須作何言。或復言。謂施於我食。或復直言。布施食也。我等云何方便乞食。爾時佛告諸比丘言。汝諸比丘。不應如是。依汝所言。所以者何。須護物心。是時世尊以偈報於諸比丘言。

智人乞食無有言 亦不指點云與食
 聖者默然側立念 是名乞食真比丘
 若有智者乞食時 但當諦視一邊住
 彼人若見如此已 即知是乞食沙門
 時諸比丘復問佛言。若復有人。生信心已。乞我等食。恭敬我等。我等比丘。更作何言。為當語彼。汝大吉利。為當語彼。汝大安隱。為當語彼。汝大功德。為當語彼。我今受已。汝得多福。為當語言。汝無有福。我等比丘。當云何言。唯願教導。爾時佛告諸比丘言。汝諸比丘。不應如是。依汝所說。我今方便教示汝等。當作如是。以偈說言。

布施增長大福德 忍辱一切怨讎無
 善人棄捨於諸非 離欲自然得解脫
 修福常得安隱樂 所求易辦多種饒
 現世速得寂定心 然後證彼涅槃處
 爾時世尊略說此偈。教諸比丘。如是受食。呪願法用。爾時彼等諸比丘。眾從佛受得如是。教誨。從坐而起。頂禮佛足。圍遶三匝。隨意而行。是時彼等諸比丘。眾各隨去後。是時彼處。有護林神。護樹之神。護經行神。見林內空。見樹下空。見經行空。私心思慕諸比丘。故。往詣佛所。而說此偈。諮問佛言。

我等諸神大戀慕 見此林樹悉皆空
 彼多聞眾比丘僧 瞿曇釋子今何去
 爾時世尊還以偈頌。而報於彼。守護樹林諸神等言。

眾等調伏諸根訖 遊行教化彼眾生
 或有往於憍薩羅 或向毘耶離城邑
 或詣阿踰闍國土 或趣金剛大地方

決斷於他疑惑心 隨機逐情為說法

爾時世尊波羅捺城夏安居竟隨多少時然後重告諸比丘等使更遊方隨緣教化而世尊從波羅捺城遊行漸至優婁頻螺聚落之所是昔如來行苦行處其村有一大婆羅門名曰兵將達到彼村從舊往來道路而行為教化故爾時世尊行舊路時於其道傍見一園林蔘鬱可愛是時世尊從路下僻深入彼林從樹至樹見有一樹端正可意即坐其下一日消息時彼林內有諸丈夫伴侶朋友足三十人二十九人悉皆有妻唯獨一人隻身無婦時彼朋友二十九人共為此一無妻之人求覓於婦而不能得稱可其意忽然雇得一箇姪女將來與其共相娛樂而彼姪女即共彼人隨意娛樂行於世事伺候彼等二十丈夫並皆眠睡所有好物皆選擇取即將逃走

爾時彼人及諸朋友相共尋求彼之姪女遍歷彼林而不能得遙見世尊坐一樹下可意端正眾人樂見調伏諸根心意寂靜已得最上最勝之法猶如象王最善最妙如彼大池滿於清淨涼冷之水有一尋光猶如金挺身相具足如娑羅樹遍滿於花乃至猶如虛空星宿爾時彼等諸人見已往詣佛所到佛所已而白佛言尊者此處頗見如是婦女已不佛報問言汝諸人輩所問之者是何婦女此婦女者緣何而來是時彼等共答佛言大善尊者我等朋友合三十人皆是良善在於此林居停住止二十九人並皆有婦唯獨一人單身無妻而我等輩相共雇得一箇姪女與其作

妻令暫娛樂而彼姪女見於我等歡樂之極自恣眠睡彼姪女選我等好物即將逃走我等亦為此朋友故亦復各為自許物來此林之內求彼姪女爾時佛告彼等人言諸男子輩我今問汝於意云何汝等今者寧求自身寧欲求覓彼姪婦女二事之中何者為勝彼等男子共報佛言善哉世尊我等今者若求自身此最為勝寧可莫求彼之婦女爾時世尊復更告言諸善男子若如此者汝等安坐我今當為汝等說法是時彼等二十男子朋友伴侶同白佛言唯然世尊一依聖教不敢有違是時彼等二十朋友頂禮佛足却坐一面

爾時世尊為其次第如應說法所謂布施持戒行忍乃至有法皆是滅相如實觀察既證知已猶如淨衣無有黑縷無有垢膩隨其所染即受彼色如是如是彼等二十男子朋友即於彼座遠塵離垢即時滅盡一切煩惱於諸法中得法眼淨所有垢法悉是滅相如是觀知爾時彼等男子如是見諸法相得是法相證是法相入是法相度是法相除滅所疑無復惑著到無畏地不隨他行既知世尊聖教法已從坐而起頂禮佛足而白佛言善哉世尊願與我等出家受戒爾時佛告彼等男子作如是言來汝男子入我所說法教之中行於梵行正盡苦集滅於苦邊是時彼等諸長老輩即成出家具足戒品爾時世尊更為彼等而說法要愍教誨是時彼等以佛更為說於法教誨示之時不久之間彼善男子以其正信捨家出家求於最上梵行已訖現見自證神通之後口

自唱言我今已得梵行之報所作已辦更不復受後世之有如是知時彼等長老皆成羅漢心善解脫爾時世尊教彼三十長老朋友得知證已遊行履歷經白鬘林到彼林已深入林中見有一樹微妙可意即坐其下一日消息爾時彼處忽有六十雲種姓人從彼林路道便而過彼等諸人遙見世尊坐於樹下端正可意眾人樂見乃至猶如虛空眾星之所莊嚴見已心得清淨正信生大歡喜以歡喜故往詣佛所到佛所已頂禮佛足却坐一面坐一面已默然而住爾時佛為彼等六十雲種姓人次第說法所謂教行布施持戒乃至證知彼等長老一切皆得阿羅漢果心善解脫是時世尊教化彼等六十長老雲姓比丘令發心已即捨而去更遊餘方

佛本行集經卷第二十九

佛本行集經卷第四十

隋天竺三藏闍那崛多譯

教化兵將品下

爾時世尊漸漸行到恒河岸邊至於彼已而恒河畔有一船師遙見世尊向已而來從坐速起急疾向前迎接世尊到佛邊已而白佛言善來世尊從何遠來而忽到此世尊若為憐愍我故願上此船我度世尊到於彼岸不取其價爾時世尊即上船上坐船上已將如是偈教誨示導彼船師言

汝今善曝曬此船 如是當得艇輕利

若能捨此慾恚惱 必定速得至涅槃
 汝以慈心曬此船 令其輕便早疾渡
 汝今若能捨慾恚 必定速得趣涅槃
 汝以悲心曬此船 令其輕便早疾渡
 汝今若能捨慾恚 必定速得趣涅槃
 汝以喜心曬此船 令其輕便早疾渡
 汝今若能捨慾恚 必定速得趣涅槃
 汝以捨心曬此船 令其輕便早疾渡
 汝今若能捨慾恚 必定速得趣涅槃
 汝今若能捨慾恚 必定速得趣涅槃
 若有比丘行慈心 能信世尊佛教法
 速疾證於寂定處 不久得無動涅槃
 若有比丘行悲心 能信世尊佛教法
 速疾證於寂定處 不久得無動涅槃
 若有比丘行喜心 能信世尊佛教法
 速疾證於寂定處 不久得無動涅槃
 若有比丘行捨心 能信世尊佛教法
 速疾證於寂定處 不久得無動涅槃
 爾時世尊說此偈已告船師言汝善男子將
 水灑船作是語已時彼船師所有俗形皆隱
 不現左手自然執瓦器鉢頭鬚及髮猶如七
 日荊落比丘行步威儀猶如百夏上座無異如
 是成就即得出家受具足戒爾時世尊為欲
 令彼生歡喜故復更為彼增加說法而彼不
 久善男子以行梵行訖現自證法求得諸通
 欲捨生死修於淨行所作已辦自言我更不受
 後有而彼長老成阿羅漢心善解脫是時長
 老佛教誨已令行他方傳化眾生爾時世尊教
 彼長老船師比丘令行去已獨一身在更無二
 伴漸漸至彼優婁頻螺聚落之所爾時忉利

帝釋天王作如是念如來今者在於何處而自
 觀看見於如來獨自無人向彼優婁頻螺所去
 既觀見已時帝釋即自隱身化作梵志摩
 那婆形可憙端正眾人樂見頭上螺髻用以
 為冠身著黃衣左手執持純金澡瓶右手擎持
 雜寶之杖在如來前即從佛取三衣鉢盂於先
 而行時彼帝釋在前行路若值州縣聚落國城
 即以神通飛騰虛空圍遶州縣聚落村邑各
 各三匝三匝訖已停於彼上爾時彼化摩那婆
 身如是端正如是可憙為人樂觀如是威德
 見已眾類百千萬眾雲雨集聚各問彼言汝
 摩那婆是何處人誰家種族兄弟姓字云何而
 來時摩那婆即以偈頌報答於彼諸人等言
 世間丈夫知足者 自能覺悟世無雙
 名阿羅漢善獨行 我今為彼作弟子
 眾生沒溺煩惱海 困苦不能出到邊
 彼今為作法船師 既已自度欲度彼
 若其世間能度者 我為侍者逐後行
 彼既能盡慾貪恚 無明黑闇亦破裂
 世間有漏盡除滅 我作弟子而供承
 世間最妙無比雙 何況得有勝上者
 如來世尊今出現 我為親侍隨東西
 世間如是無上尊 今日欲來至於此
 時天帝釋說是偈已如來世尊即到其前而眾
 人見如來如是可憙殊特為人樂觀乃至身體
 猶如虛空眾星莊嚴大眾見已各相謂言如
 此師者堪此弟子如是弟子堪如是師而世尊
 為彼等諸人作於微妙善巧密教言說法義
 爾時彼諸一切人中或聞如來說此妙法或有

發心求出家者或有得於須陀洹果斯陀含
 果阿那含果阿羅漢果或復有為未來世作
 聲聞乘中種子因緣或復有為未來世作緣
 覺乘中種子因緣或復有為未來世作菩薩乘
 中種子因緣其中或有受三歸依及五戒者
 爾時世尊發遣天帝釋去已乞食時至著
 衣持鉢獨自而行欲乞於食漸漸到彼大兵
 將村入彼邑已即詣兵將婆羅門家到其家
 已即便進入於其門內鋪座而坐爾時兵將大
 婆羅門有於二女一名難陀二名波羅時彼二
 女出向佛邊到佛所已頂禮佛足却住一面
 爾時世尊知於彼等心行所趣結使已薄知
 於諸界知諸入已說四諦法如是說已時彼
 二女聞佛說法破二十重諸見之山即時得
 證須陀洹果彼等女見法實相已隨佛乞受
 三歸五戒既得戒已即從佛手取於鉢器將
 好色香美味具足種種飲食滿盛鉢中以用
 奉佛爾時世尊受彼食已從村而出爾時提
 婆大婆羅門從他轉聞彼大沙門來至於此
 聞已即作如是思念我昔曾請彼大沙門許
 施飲食我今薄財貧賤困乏當作何計而彼
 提婆大婆羅門聞此言已速疾而還向自己
 家到自家已語於其妻作如是言昔大沙門
 在於優婁頻螺聚落苦行之時我願施食彼
 大沙門今日至此當作何計而彼妻報夫提
 婆言乞聽所說未審爾不我憶往昔年少之
 時是時兵將大婆羅門曾弄於我欲求世事
 我時不聽彼暫指觸而今聖夫將我與彼行
 於世事從其隨索多少錢物得以而為彼大

沙門作食布施。爾時提婆大婆羅門報其妻言。此事不然。我婆羅門理不合作如是之事。然其提婆大婆羅門別思惟已。即詣兵將。羅門邊。到彼所已。即便白言。善哉。兵將。唯願借貸我五百錢。若我能償此事。善哉。脫不能償。我之夫婦二人。詳共悉入汝家為汝作力。爾時兵將大婆羅門。即與提婆婆羅門錢足滿五百。而語之言。汝今將去。隨意所用。其事若訖。更不得傳從他借貸。持以償我。如汝所要。身自出力。覓錢與我。爾時提婆大婆羅門。從兵將邊。依法受取五百錢已。至自己家。付與其妻。付已。語言。汝宜精好備辦飲食。身即自詣於外林中。而往佛邊。到佛所已。共佛對顏。言語慰喻。問訊起居。訖已。却一面立。欲請如來。爾時提婆大婆羅門。即白佛言。善哉。大德。沙門瞿曇。唯願受我明日飯食。是時世尊默然受請。爾時提婆大婆羅門。知佛默然受其請已。從坐而起。遶佛三匝。辭佛而去。至自己家。是時城內一切巷陌。皆賣熟食。爾時提婆大婆羅門。即於彼夜。嚴備多種甘美飯食。如是齏噉。噉噉。其夜悉辦如是諸味。過夜天明。家內洒掃鋪床座。訖。即至佛邊。長跪。諮白。作如是言。大善沙門。若知時者。飲食已辦。願赴我家。爾時世尊既至。食時。著衣持鉢。漸漸而行。至彼提婆婆羅門家。到其家已。隨鋪而坐。爾時提婆見佛坐已。夫婦自手擎持多種微妙清淨眾味飲食。立於佛前。以奉世尊。唯願如來自恣而食。是時提婆奉佛食訖。別於佛邊鋪座而坐。坐已。世尊即為提婆大婆羅門。如應說法。

示現教誨。令歡喜已。從坐而起。隨意而去。爾時提婆大婆羅門。送佛而出。其提婆妻從他借衣。著奉佛食。供養佛已。見佛出還。即便解衣。置於一處。而掃除地。時有一賊。忽爾來偷其衣。將去。時提婆妻為失衣。故心大愁惱。時其提婆送佛還家。見於其婦。心大擾亂。即便問言。汝今何故如是煩惱。妻報夫言。聖夫當知。我所借衣。不知誰偷。忽然失去。是時提婆聞此語已。心地迷悶。不知所為。作如是言。我以從他貸五百錢。用為供具。汝今從他借衣。而著。忽復失去。我家貧短。以何備償。當作何計。爾時提婆欲求自死。即便往至屍陀林中。上大樹上。欲自撲地。而不能墮。即復大愁。然彼賊人執其衣裳。至屍陀林。忽爾還來。在於提婆所上樹下。掘地埋之。以土覆上。於上大便。放訖而去。時彼提婆在於樹上。遙見此事。賊去以後。從樹而下。掘取其衣。還將向舍。時提婆妻掃除舍內。處處分除。其屋一角。忽然自陷。低頭觀覩地下。見有一赤銅瓶。其中滿金。乃至略說。見第二瓶。第三第四。悉皆是瓶。更復觀看其下。更見一赤銅甕。亦滿中金。彼見金已。即大驚叫。指示夫言。聖夫。聖夫。速來速來。我已得也。爾時提婆聞婦聲已。作是思惟。此婦可憐。何故失心如是。誑語云。我已得。得於何物。其前他處借衣失去。我今已得。衣現在此。其何故唱言。我已得。是時提婆將衣入家。問其妻言。居家善者。汝何所得。彼婦即便指示其金語言。聖夫。我得此也。是時提婆復語妻言。汝所失衣。我亦得也。而彼婦女取其衣裳。

向所借處還歸其主。爾時提婆大婆羅門。作是思惟。我今獨自不能淹消。食多許金。即便携將五百錢直。還向兵將。婆羅門邊。而償其債。到已。語彼大兵將言。我從仁者。貸五百錢。今以還汝。是時兵將語提婆言。我前語汝。不得從他舉錢償我。唯出自家身力償我。提婆復言。我不從他貸取此物。兵將復問。汝從何得。提婆報言。我從地得此之金藏。彼不承信。爾時提婆即將兵將到自己家。示其金藏。爾時兵將見其金藏。是一聚炭。語提婆言。汝何狂也。語我是炭。用作金相。是時提婆復更重語。彼兵將言。此實真金。非是火炭。如是再過三過。以手觸彼金藏。唱示言。此是金。非炭。復作誓願。如我善業。因緣力。故得此金者。乞示兵將婆羅門見。如此語已。炭即為金。爾時兵將見此地藏。悉皆是金。見已。復問彼提婆言。仁者。汝今供養何誰。為天。為仙。并及善人。而彼與汝如是願報。提婆報言。我於今日。家唯供養是大沙門。來於宅內。奉施飯食。或應藉彼功德果報。當成於此。是時兵將報提婆言。汝今所得此之金藏。悉皆是彼善業。因緣。故生此報。無人能奪。無人能斷。汝莫作疑。安隱而食。爾時提婆作如是念。我以布施大沙門。食。生於如是。大功德報。心生歡喜。踊躍無量。遍滿其體。不能自勝。復詣佛邊。到已。共佛對論。美言慰喻。問訊種種。說已。却坐一面。爾時提婆重白佛言。願大沙門。受我明日。更奉施食。世尊默然。還受其請。是時提婆見佛默然受其請已。從坐而起。遶佛三匝。辭退而

還。至自家已。城內街巷一切悉有五熟而賣。如上所說。乃至施食飯佛以後。共妻二人在於佛前鋪座而坐。欲聽法故。佛知彼等心行體性。諸使薄少。為說四等諸法相門。彼等聞已。却二十重我見之山。即便證得須陀洹果。彼等既見法實相已。即受三歸奉持五戒。

爾時世尊從坐起。已隨意而行。於後一時。諸比丘等心疑。各念共相問言。彼之提婆大婆羅門。并及妻等。先作何業。而造業已。得是果報。至如來邊證諸聖法。復作何業。今世貧窮還卒大富。時諸比丘如是語已。即詣佛所。到佛所已。即諮問言。善哉世尊。彼之提婆大婆羅門。并及妻等。昔作何業。而造業已。得此果報。復至佛邊得諸聖法。更造何業。先貧後富。一旦如是。爾時佛告諸比丘言。汝諸比丘。若欲聞者。今應諦聽。彼之提婆大婆羅門。亦有過業。亦有現業。何等名為過去之業。諸比丘。我念往昔。此賢劫中。是時眾生壽二萬歲。有佛出世。號曰迦葉多陀阿伽度阿羅呵三藐三佛陀十號具足。時迦葉佛已轉法輪。度生死岸。豎立法幢。滿昔誓願。成最丈夫。開化眾生無量千億。住於善道。還居在此波羅捺城。昔聖處所鹿野苑中。爾時還彼波羅捺城。有於一人。從佛邊受三歸五戒。而其生中不行布施。命終之時。心發是願。迦葉如來所授於彼菩薩記別。名曰護明。言是菩薩於當來世眾生百年壽命之中。得成佛者。號釋迦牟尼多陀阿伽度阿羅呵三藐三佛陀。願我值遇於彼世尊。以是因緣。汝等當知。爾時彼受三歸五戒。不行布施。優婆塞者。

今此提婆婆羅門是。其於彼時受此三歸護持五戒。為優婆塞。命終乞願。願值於我。以是因緣。今得值我。復以彼時不行布施。今得貧報。此是過去所造作業。比丘當知。何者名為現在世業。我昔六年苦行之時。而彼提婆隨宜將食。布施於我。我今得成無上菩提。其復請我。至於己家。布施我食。以是因緣。得現世報。是故汝等諸比丘輩。應當須向佛法僧邊。生於恭敬。希有之心。當得如是功德果報。猶如提婆婆羅門身。現受其福。不得報者。以慳貪人。不肯布施。今受貧賤困苦之患。汝等比丘當如是學。世尊自從波羅捺國來至優婁頻螺聚落。於其中間。有八萬人受佛教化。入諸法中。

佛本行集經迦葉三兄弟品第四十

爾時世尊作如是念。我今先可教化一箇得通之人。令其歡喜。彼歡喜已。應當次第廣化多人。是時優婁頻螺聚落。其中有三螺髻梵志仙人。人居止第一。所謂優婁頻螺迦葉為首。教授五百螺髻弟子。修學仙法。為匠為導。最在前行。第二名為那提迦葉。復領二百螺髻弟子。為首為導。第三名為伽耶迦葉。復領二百螺髻弟子。為首為導。合有千人。隨彼兄弟修學仙法。爾時世尊作如是念。今此優婁頻螺迦葉。其聲遍滿摩伽陀國。彼處內外一切人民。並謂言。其是阿羅漢。我今先化彼優婁頻螺迦葉。令其歡喜。彼歡喜已。當有多人受其教法。佛復思念。此等諸仙。以何為重。彼行是何。念已。即知。彼等唯用苦行為尊。其次則以領眾為重。爾時世尊隱本形相。即便化作苦行之身。頭

上結髮螺髻為冠。兼復化作五百梵志摩那婆子。以為徒眾。悉皆可熹端正無雙。為人樂見。圍遶左右。以神通飛到彼優婁頻螺迦葉所。聞聲處。下地而住。爾時彼等一切諸仙。見化眾已。悉各忿惶東西馳走。或有安置於鋪設者。或有洗足。或入草庵拂拭整頓。或有將草作席鋪設。或有取水以擬澡洗。又復各各告彼等言。汝等今者從何忽來。而至於此。不相告知。汝等何不於先遣使道我欲來。我若先知。當預置設。是故汝等當少時住。我等辦具種種供擬。世尊既知一切諸仙心生願樂。悉知佛已。爾時世尊還攝神通。復於本形獨立而住。時彼諸仙既見世尊剃除鬚髮。身著袈裟染色之衣。是時優婁頻螺迦葉作如是念。此大沙門大有威神。大有威德。然其未得阿羅漢果。如我今日在於此住。此是如來最初於先出神通法。爾時優婁頻螺迦葉即白佛言。善大沙門。仁今何遠來。至於此。善大沙門。仁今若當願樂於此。我住處者。隨仁所須。我當供給。又仁意樂於何處。所坐起眠臥。此是草庵。此是草堂。任意選取。作是語已。佛告優婁頻螺迦葉。作如是言。善哉迦葉。汝若不辭。能見敬重。我欲入汝祭祀火神處所安居。爾時優婁頻螺迦葉有一弟子。於先舊患下痢之病。以病下故。糞穢草庵。自餘一切諸弟子等。見穢草庵。瞋忿不淨。驅遣令出。是時彼患摩那婆。身被驅出時。作如是念。此之庵舍。為於一切螺髻而造。云何見我病患下痢。驅遣我出。願我捨命。得是身體。仰報彼等如是之事。時彼患者作

是念已即便命終。命終已後，即受如是大毒龍身。生已在於彼草堂內，或有人來，或畜生來，皆被螫殺。以是因緣，彼堂即空，無有人住。爾時優婁頻螺迦葉作如是念：有何對治能伏毒龍？唯應有火能相屈耳。作是念已，即以火神安彼草堂。恒常如法依時供養。爾時優婁頻螺迦葉即白佛言：善大沙門，我實不辭，亦不惜是此之草堂。但彼草堂有大極惡嚴熾龍王居住彼中，其龍甚有大神通力，有大惡毒有猛厲毒，非止害仁亦損我也。

爾時世尊如是再過語迦葉言：汝若不辭不敬重彼，但當與我草堂居住。迦葉報言：我意不願仁住火堂，所以者何？彼處今有一大毒龍，猛惡嚴熾，恐為於仁，并及我身作於毒害。善大沙門，此堂本來我等師徒久共捨之，無人能入。爾時世尊第二重告彼迦葉言：仁者迦葉，若有一切毒龍來滿此堂住者，彼等不能損我一毛，況一龍也。仁者迦葉，但汝意可，我自當入。願汝莫辭，莫重彼堂，其終不能損害於我。是時優婁頻螺迦葉以佛三度慇懃未已，即白佛言：善大沙門，我亦不辭，亦不重彼。我以相語，若心不疑，當隨意住。常作方便，莫令被害。爾時世尊得於迦葉印可，聽已，手自執持一把之草入火神堂，入已鋪草，取僧伽梨，裝作四疊，以鋪草上。加跣而坐，僧伽梨上，端身而住，正念不動。除捨一切外內怖畏，身毛不豎，寂然禪定。爾時彼堂毒龍出外求覓食，處處經歷飽已，迴還入於火堂，遙見如來坐火堂內，見已其心作如是念：我身猶活，今有何人忽入我堂？其

意既惡，即興毒害。口出烟炎，如來復坐如是三昧，身亦放烟。爾時彼龍見是烟已，增長更噴放猛火炎，如來爾時亦入如是火光三昧，身出大火。佛及毒龍各放猛火，是時彼堂嚴熾猛炎，以猛炎故，草堂形然如大火聚。爾時世尊復如是念：我今可作如是神通，作神通已，莫害於彼龍王命根，但當燒其皮肉筋骨悉令淨盡。爾時世尊即作如是神通變化，以神通故，令彼龍王命不傷害，但使其餘身分然盡。如是訖已，又復從身出於諸種雜色光明，所謂青黃赤白黑色，出已唯照一尋地，明示於彼龍。

爾時優婁頻螺迦葉去彼祭祀火堂不遠，遙見堂內出大猛炎，見已即作如是念言：嗚呼！嗚呼！此大沙門今被毒龍之所燒害，可惜可惜！以其不取我等師徒好言善語，時彼眾有一摩那婆名阿羅陀，祇梨迦隋言濕樹皮衣，見彼火堂亦大懊惱，自餘一切諸摩那婆各各稱名，悉皆恐怖，並相呼喚，謂迦吒牟尼隋言苦行仙，謂耶摩其尼隋言雙火，謂何唎尼毘奢耶那隋言立火，謂毘羅波羅婆隋言雙火，謂奢摩羅耶那隋言色眼，謂波羅耶那隋言度彼岸，謂迦吒耶那隋言愛行，謂瞿曇姓隋言暗牛，謂日健連種隋言白棒，謂婆私吒姓隋言化住，謂頗羅隋言重，汝等汝等，速來速來。此大沙門今被毒龍吐火燒熱，我等當往助其撲滅。

正可憐，而被毒龍之所惱害。梵本沙門，爾時眾來並再稱。爾時眾中濕樹皮衣摩那婆仙，悲哀說偈，以哭佛言：嗚呼微妙端正身，頭髮甚青指羅網。七處圓滿端正眼，被龍翳如日月昏。爾時更有一摩那婆，還復悲哀哭泣於佛，而說偈言：嗚呼諸王勝家生，甘蔗上種人中勝。世間無過此生處，今為毒龍火燒身。爾時更有一摩那婆，還復悲哀哭泣於佛，而說偈言：三十二相莊嚴體，自得解脫能脫他。瞋恚能伏不害身，今被毒龍毒火滅。爾時更有一摩那婆，還復悲哀哭泣於佛，而說偈言：支節長短正等身，甘蔗諸王種增益。體如閻浮檀金柱，今為毒龍火所焚。爾時更有一摩那婆，還復悲哀哭泣於佛，而說偈言：諸仙聞聲心歡喜，布施持戒最福田。身體柔軟大吉祥，嗚呼今被龍火殺。爾時優婁頻螺迦葉亦來集聚，去彼火堂不遠立住。爾時有一摩那婆來，白於優婁頻螺迦葉作如是言：和上一過試觀占彼大沙門，看其大沙門生宿之中，更不為於諸餘惡星所犯觸也。其所犯者何星？逼是沙門生宿。爾時優婁頻螺迦葉，即便仰瞻虛空星已，還告於彼摩那婆言：汝摩那婆，今應當知。此大沙門鬼宿日生，而彼鬼宿不為餘星之所逼觸。謂摩那婆，此大沙門星甚快明，如我所見。

爾時彼等諸摩那婆聞是聲已，或將水瓶或復擔梯，速疾走來。來已著梯，上彼火神大堂之上。上已將水欲滅於火，而彼火炎世尊力故，更增熾盛。時彼一切諸摩那婆即還下彼火神堂，住在一邊立各相謂言：此大沙門端

星宿相貌。大沙門今共龍角鬪。決勝之狀。此相必定。是大沙門。決降彼龍。無有疑也。

佛本行集經卷第四十一

隋天竺三藏闍那崛多譯

迦葉三兄弟品中

爾時毒龍見火神堂。四面一時炯燃熾盛。唯有如來所坐之處。其處寂靜。不見火光。見已漸詣向於佛所。到佛所已。即便涌身入佛鉢中。而說是偈。

若人百千億萬歲 一心祭祀此火神

彼輩不能斷去瞋 如今勝世尊忍辱

一切天人世界內 唯有世尊大丈夫

諸被瞋恚重病纏 世尊能與忍辱藥

爾時世尊過彼夜後。至明清旦。手擎於鉢。將彼毒龍來至優婁頻螺迦葉所坐之處。到已。即告彼迦葉言。仁者迦葉。此是毒龍。汝等所畏。不能入於火神堂者。此即是彼。以我威火滅其毒火。今故將來。以示汝輩。諸梵志等。而有偈說。

是時彼夜分已過 世尊來至迦葉所

鉢中盛於毒龍示 手擎安置著彼前

爾時優婁頻螺迦葉作如是念。此大毒龍。為自入於大沙門鉢。為大沙門神通力。故教其入中。爾時世尊知彼優婁頻螺迦葉心之所念。知已。即便手所執鉢。自然展向優婁頻螺迦葉之邊。時彼毒龍九頭大項。引頸欲向優婁頻螺迦葉身邊。爾時優婁頻螺迦葉見龍

舉頭欲向己邊。心生驚怖。却縮身住。自以兩手掩覆其面。爾時世尊告彼優婁頻螺迦葉。作如是言。仁者迦葉。何故縮身。如是驚怖。汝心畏也。迦葉報言。如是如是。大德沙門。我實畏也。爾時佛告彼迦葉言。仁者迦葉。汝莫怖畏。爾時世尊即以偈頌語迦葉言。

我昨夜來教化彼 其更不能恐怖他

其若今欲螫於仁 世間終無有此法

假使天崩倒於地 大地破碎如微塵

須彌移離本處安 諸佛口終不妄語

爾時優婁頻螺迦葉作如是念。此大沙門大威神力。大有功能。乃設如是神力之火。滅彼毒龍毒惡熾火。其事雖然。而猶不得阿羅漢果。如我今也。爾時世尊取彼毒龍。發遣安置彼大海外鐵圍山間。是時優婁頻螺迦葉即白佛言。大德沙門。彼毒龍今安在何處。爾時佛告彼迦葉言。仁者迦葉。彼之毒龍。我今已遣安置於彼鐵圍山間。

爾時優婁頻螺迦葉見佛示現。是神通已。心生歡喜。即白佛言。大德沙門。願恒住此。我當常請供奉飯食。爾時世尊默然受彼優婁頻螺迦葉等請。或復有師作如是說。佛告優婁頻螺迦葉。作如是言。仁者迦葉。若汝等輩。能依時節。告我食時。如是則我受仁者請。時迦葉言。我等當告。爾時色界淨居諸天。即說偈言。

此是大慈世尊力 善能降伏大毒龍

其三迦葉事火神 所有精進力當滅

爾時世尊從彼優婁頻螺迦葉邊受食訖。漸漸而行。去於優婁頻螺迦葉處所不遠。有一

林名差梨尼迦。隋言斫枝。即出乳汁。在於彼林。經行而住。是時四鎮四大天王。身出勝光。當於夜半下來世間。以天身光普照彼林。向於佛所。到佛所已。頂禮佛足。合掌而却。各隨來方。住立一面。向佛曲躬。低頭頂禮。如猛火聚。出大炎光照。尼迦林。爾時優婁頻螺迦葉過彼夜後。晨向佛所。到佛所已。而白佛言。大德沙門。食時將至。飯食辦具。未審昨夜四人是誰。身出最勝微妙光明。而於夜半照此林樹。來到於此大沙門邊。到已。頂禮却住一面。低頭合掌恭敬立住。譬如火聚出大勝光。

爾時佛告彼迦葉言。仁者迦葉。彼四人者是四天王。來詣我所。從於我邊。欲諮問法。是時優婁頻螺迦葉心如是念。此大沙門大有威神。大有威德。乃有四大天王。下來詣於其邊。欲請問法。威力雖然。但其不得阿羅漢果。如我今也。爾時世尊。即至優婁頻螺迦葉所住之處。飯食訖已。後。還向彼林內。經行寂靜而住。是時

切利帝釋天王。放身最勝上妙光明。於夜半時。普照彼林。來詣佛所。到已。頂禮佛世尊足。却住一面。合十指掌。向佛而立。譬如火聚出大焰光。倍勝於前。四天王身。明照顯赫。不可為比。爾時優婁頻螺迦葉過彼夜已。往詣佛所。到佛所已。而白佛言。大德沙門。食時已至。飯食辦具。未審昨夜光明是誰。於夜半時。身出最勝大光明。來到已。頂禮。合十指掌。向一面立。乃至猛焰倍四。天光。爾時佛告彼迦葉言。仁者迦葉。彼是切利天王。帝釋。來詣我邊。欲聽法故。是時優婁頻螺迦葉作如是念。此大沙

法故。是時優婁頻螺迦葉作如是念。此大沙

門大有威德。乃令帝釋來詣其邊欲聽於法。威力雖然。而猶不得阿羅漢果。如我今也。

爾時世尊從彼優婁頻螺迦葉邊受食訖。還向彼林經行而住。時夜摩天於夜半時。身出勝光來詣佛所。到已合掌向佛頂禮。却住一面。乃至略說此大沙門。大有威力。大有威神。乃令於彼須夜摩天來欲聽法。威德雖然。其猶不得阿羅漢果。如我今也。爾時世尊從彼優婁頻螺迦葉邊受食訖。還向彼林經行而住。時兜率天於夜半時。身出光明來詣佛所。乃至略說此大沙門。大有威力。大有威神。乃令於彼兜率陀天來欲聽法。威德雖然。其猶不得阿羅漢果。如我今也。爾時世尊從彼優婁頻螺迦葉邊受食訖。還向彼林經行而住。時化樂天於夜半時。身出光明來詣佛所。到已乃至此大沙門。有大威神。乃令化樂天子下來欲聽受法。威德雖然。其猶不得阿羅漢果。如我今也。

爾時世尊從彼優婁頻螺迦葉邊受食訖。還入彼林經行而住。是時他化自在天子於夜半時。身出光明來詣佛所。乃至略說此大沙門。大有威神。大有威力。乃有他化自在天子來欲聽法。威德雖然。其猶不得阿羅漢果。如我今也。爾時世尊從彼優婁頻螺迦葉邊受食訖。還向彼林經行而住。是時娑婆世界之主大梵天王。於夜半時。放身光明普照彼林。來詣佛所。到佛所。已合十指掌。頂禮佛足。却住一面。向佛而立。譬如火聚出大猛焰。勝於已前。欲界諸天光明百倍。不可為譬。爾時優婁頻螺迦葉過彼夜後。往詣佛所。到佛所。已即白佛言。大德

沙門。食時已至。飯食辦具。未審昨夜出勝光明。普照林內。來至於此大沙門邊。彼為是誰。合十指掌。頂禮却住。乃至勝前。欲天光明。爾時世尊即告優婁頻螺迦葉。作如是言。仁者。迦葉。彼所來者。是此娑婆世界之主大梵天王。來詣我所欲聽受法。是時迦葉作如是念。此大沙門。大有威力。大有威神。乃令娑婆世界之主大梵天王。來至其邊。欲聽於法。威德雖然。其猶不得阿羅漢果。如我今也。爾時世尊從彼優婁頻螺迦葉邊受食訖。還向彼林經行而住。是時優婁頻螺迦葉居處。年常恒共豎立一祭祀法。至其時節。摩伽陀國一切人民。將好種種上味飲食。噉者食者。舐者啖者。辦具已訖。明日各各欲來向於優婁頻螺迦葉居處。

爾時優婁頻螺迦葉。即於其夜。在自室內。作是思惟。明日集聚。摩伽陀國一切人民。辦具種種無量飲食。欲來我邊。修祭祀法。而此瞿曇大德沙門。脫於是會大眾之前。顯示神通勝上之法。若如是者。我之所有利養名聞。即當著彼。則於我邊。或復減少。唯願方便。此大沙門。明日莫來。爾時世尊知彼優婁頻螺迦葉心所念已。過彼夜後。至鬱單越。到彼乞食。於阿耨達大池邊。食訖。還在彼大池邊。少時靜攝。竟還本林。經行而住。爾時優婁頻螺迦葉過彼夜已。食後。往詣佛世尊所。到佛所。已即白佛言。大德沙門。於食至時。辦具亦訖。未審沙門何故不來。其事雖然。我猶不忘。所有諸食上好味者。我今為仁。猶留一分。

爾時佛告彼迦葉言。仁者。迦葉。汝昨夜在靜

室之中。獨自而坐。可不如是思惟念言。我於明朝在所居處。年常恒作祭祀之法。摩伽陀國所有男女一切人民。將好種種食飲。而來向於我邊。而此大德沙門瞿曇。恐於彼會眾人之前。出現神通。示上人法。則我所有利養名聞。悉著於彼大沙門邊。我則減少。心私願我明日莫來。仁者。迦葉。我於爾時。知仁此心。如是想念。過於彼夜。我即騰空。至鬱單越。向彼乞食。得已。來到阿耨達池。如法而食。隨日多少。在彼經行。還向此林宿止而來。是時優婁頻螺迦葉作如是念。此大沙門。大有神力。大有威權。感變雖然。其猶不得阿羅漢果。如我今也。尼沙塞說爾時優婁頻螺迦葉居處。年常有一大會。名翼宿日。彼會之日。摩伽陀國數千萬人。各來聚集。然其彼會。亦有市易。隨諸人輩。所須貨買。是時優婁頻螺迦葉作如是念。明朝此處。若沙門來。所有人民。皆觀看彼。不為我等造作齋食。彼作如是思惟念已。往詣佛所。即白佛言。大德沙門。明朝我林修道處。所當作大會。多有眾生。百千聚集。甚大喧鬧。而大沙門愛樂寂靜。恒行清淨。空閑之處。沙門可從此處移去。別求靜處。彼間而住。此僧祇說爾時世尊從彼住處。即便移至差梨迦林。至彼林已。心念彼四迦婁羅王。王名可觸。又四提頭賴吒龍王。四水神龍。四大天王。帝釋天主。及餘欲界一切諸天。娑婆世界主大梵天等。並皆念之。

爾時彼等四可觸王。迦婁羅等。知佛內心。如是念已。出現大風。從彼優婁頻螺迦葉所居住處。飛騰虛空。即時往詣差梨迦林。到彼處

已頂禮佛足，合十指掌，却住一面，遙覩世尊。向佛頂禮，其四提頭，賴吒龍王、四水神王，亦知佛心，出大雲雨，從彼優婁頻螺迦葉居處，飛向差梨迦林，到已頂禮佛世尊足，合十指掌，却住一面，向佛遙敬。是時四方四大天王，亦知佛心，作大端正可喜之身，為人樂見，顯赫威光，照耀自身，悉乘白象，從地湧出，從彼優婁頻螺迦葉居處，往詣差梨迦林，到已頂禮佛世尊足，乃至合掌遙敬於佛。

爾時忉利帝釋天王，及欲界天娑婆世界主大梵天王，知佛心念，身出威光，遍照其地，從彼優婁頻螺迦葉居住之處，飛騰虛空，一時往詣差梨迦林，到已頂禮佛世尊足，乃至曲躬遙敬於佛。爾時彼處一切人民，見如是眾諸天龍等，心生恐怖，身毛皆豎，即便問彼優婁頻螺迦葉等言：大德和上，此何物神作斯變怪？非是災也，或當有疫，或大恐怖，或大鬪諍，或有迦吒富單那鬼，及黑闇鬼而欲來乎？爾時優婁頻螺迦葉作如是念：此必是彼大德沙門威力作斯神通變也，即便報彼諸大眾言：汝等一切莫恐，莫怖，莫畏，莫驚，此非災變，亦非疫病，及以鬪諍諸鬼魅來，當有無畏，當有豐熟，當無怪異，不須恐怖，亦無疾病，汝等但當安隱自慰，此事無苦，一切諸相盡皆大吉。爾時優婁頻螺迦葉作如是念：我今亦可往詣於彼大沙門邊，度量此事，自應當知，何故何變致使如是？彼作如是思惟，念已，即便往詣佛世尊所，欲至佛邊，如來忽以神通之力，即於其前化作一箇高峻大山，而彼欲來不能得過，到

彼山已，即反迴還，過彼夜後，還詣佛所，到佛所已，而白佛言：大德沙門，昨日作何，如是變怪？我從昔來，在此居停，未曾覩見如斯之事。爾時世尊即便為彼廣說前事，而彼優婁頻螺迦葉既聞說已，生大希有奇特可怪。我多年來，在此恒常祭祀火神，不曾有一旋風之氣，至於我邊，況復餘神。然今此處沙門瞿曇有大威德，一切諸天來向其邊，作是念已，即於佛邊生信向心，希有之心，即以心請佛世尊，云：願大沙門明日食時，更於我邊受我微供，若佛實是一切智者，應知我心，作是念已，如來即知優婁頻螺迦葉心念，默然而受彼之心，請

爾時優婁頻螺迦葉還其居處，告諸一切摩那婆言：汝等詣向大沙門邊，量度觀看其大沙門作於何事，為當求食欲著衣行，為當默然寂靜而坐。爾時彼等諸摩那婆，從於優婁頻螺迦葉聞此言已，即便往詣差梨迦林，到已見佛在彼林內樹下，思惟寂然而坐，身出光明照耀，彼處於食知足，不行乞求，默然而住。彼等見已，詣向佛所，到佛所已，而白佛言：大德沙門，仁今何故不求食也？爾時佛告彼諸一切摩那婆言：諸摩那婆，我已報請，彼等問言：大德沙門，是誰所請，佛即報言：汝輩和上，已請我也。爾時彼等摩那婆心生於希有，甚奇可怪，希有希有，此大沙門，然口不言，遙知他心，彼等即大歡喜，踊躍遍滿，其體不能自勝。

爾時彼等速疾迴還，優婁頻螺迦葉之邊，到已白言：尊者和上，我決定知，此大沙門是一切智，和上以心默請於彼，彼即自知和上之

心，亦向我語，我已報汝和上心請。

爾時優婁頻螺迦葉聞彼語已，即便鋪設大價之座，鋪設既訖，心發是念：沙門瞿曇，若仁今是一切智者，當應我念，即現此座。爾時世尊知彼優婁頻螺迦葉心所念已，身應時現於彼座上。爾時優婁頻螺迦葉既見世尊在其座上端然而坐，見已歡喜，即以自手將好種種餚膳，飲食持用，施佛，所謂噉食、噉味、噉啖，豐足自恣，復作是念：希有希有，此大沙門大有威神，大有德力，乃能知我心中所念，威神雖然，而猶不得阿羅漢果，如我今也。

爾時世尊於彼優婁頻螺迦葉邊受食訖，還迴至於差梨迦林，經行而住。是時世尊身上所著袈裟之衣，悉皆破壞，而彼兵將婆羅門村，有於一家人命既終，即便林葬。是時世尊於林見已，即自收取彼糞掃衣，取已世尊作是思念：我今何處洗於如是糞掃之衣，能使清淨？

爾時帝釋忉利天王，既知世尊心意所念，知已即於彼之處所，以手掘地，造作一池，其水清淨，作已即便諮白佛言：善哉世尊，願以此水洗糞掃衣，是時世尊見池水已，復如是念：今雖得水，當於何上洗浣是衣？爾時帝釋知佛心已，從鐵圍山將一大石安置佛前，置以白佛作如是言：唯願世尊於此石上洗躡是衣，是時世尊復如是念：今雖得石，復當攀何洗躡此衣？時彼池岸舊有一樹，名迦拘婆隋言，時彼樹間有一樹神，知佛意念，按樹一杖，令垂向下，而白佛言：唯願世尊攀此樹枝洗躡，於是糞掃之衣，爾時世尊復如是念：我洗衣已復

於何上曝曬此衣。爾時帝釋知佛心念，知已即從鐵圍山間，將一最大寬廣之石安置佛前。既安置已，即白佛言：「唯願世尊於是石上用曬衣。」是時世尊即於石上曬糞掃衣。

爾時優婁頻螺迦葉過彼夜後，往詣佛所。到佛所已，而白佛言：「大德沙門，食時已至，辦具訖了，又復白佛大德沙門，已前此處無有是池。今日何故忽有此池？此處已前無是二石，又從何來？其迦拘婆，此樹已前枝不垂下，今日何緣如是？禪垂不知何緣忽然如此？作是語已，默然不言。佛告優婁頻螺迦葉：「作如是言，仁者迦葉，此處我得糞掃之衣。彼時我作如是心念，以何浣此糞掃之衣。爾時帝釋知我心念，以手掘池，出此池水。而白我言：『世尊，今可以此池水洗糞掃衣。』以如是故，至今相傳名為帝釋手掘之池，得是水已，我復更作如是思念，我於何上蹋糞掃衣。爾時帝釋知我心念，從鐵圍山將一大石來置此地。而白我言：『唯願世尊於此石上用洗浣衣。』是故此名非人擲石。我於彼時作如是念，我手攀何而蹋是衣。爾時彼樹迦拘婆神，知我心念，以手按此樹枝，令垂。而白我言：『唯願世尊手攀此枝，用腳踏衣。』以是因緣，此樹之枝如是懸垂，得於枝已，我如是念，今於何上曬於此衣。爾時帝釋知我心念，從鐵圍山將此廣石，擲置我前。而白我言：『唯願世尊於此石上曬所浣衣。』以是因緣，此石名為非人所擲。

供承，變現雖然，但大沙門理實未得阿羅漢果。如我今也。爾時世尊於彼優婁頻螺迦葉居處，食訖，迴還至林，經行而住。爾時優婁頻螺迦葉過彼夜後，往詣佛所，到佛所已，而白佛言：「大德沙門，若知時者，飯食已辦。」是時世尊告彼優婁頻螺迦葉，作如是言：「仁者迦葉，汝於前去，我即隨來。爾時世尊既發遣彼優婁頻螺迦葉去已，即乘神通向須彌山。是時彼山有閻浮提樹，以彼閻浮提樹因緣故，所以得此閻浮提名。於彼樹上，取得菓已，於先來至優婁頻螺迦葉居處，火神堂中端然而坐。而彼優婁頻螺迦葉在後來，見如來坐於火神堂內，見已驚怪，即白佛言：『大德沙門，仁從何道而來至此？仁元在林於我後發，即今何忽在我前？到此火神堂，其中安坐。爾時佛告彼迦葉言：『迦葉，我先發遣汝已，至須彌山，彼有一樹名曰閻浮提，因彼樹故此今得是閻浮提名。彼樹上菓，我今將來在此堂內，指示迦葉。彼閻浮菓，即此是也。顏色端正，香味微妙，食者甚美。汝今可取此之甘菓而噉食之。』爾時迦葉即白佛言：『大德沙門，此事不然。仁自合噉此之甘菓，我不應食。』爾時優婁頻螺迦葉心如是念：『此大沙門大有神通，大有威力，乃能於先發遣我已，其身自到須彌山，取閻浮菓。來此火神堂，於前而坐，雖然，猶不得阿羅漢。如我今也。』

爾時世尊於彼優婁頻螺迦葉居處，食訖，速還向於林內，經行。是時優婁頻螺迦葉過彼夜後，至明清旦，往詣佛所。而白佛言：「大德沙門，若知時者，飯食已辦。」爾時世尊告迦葉言：「迦葉，汝今且於先行，我隨後去。爾時世尊於先發遣迦葉去已，即復還自向須彌山，離閻浮樹相去不遠，更有一樹名菴婆羅，從菴婆羅取得一菓，於先來到迦葉住處，火神堂坐。迦葉後來，見於世尊在火神堂安然而坐，見已白佛，作如是言：『大德沙門，從何道來？在我前到此火神堂。佛告迦葉：『我遣汝後，至須彌山，取得於是菴婆羅菓，將來在此。』乃至先勸迦葉令食。迦葉白言：『我不合食。』爾時優婁頻螺迦葉心如是念：『此大沙門大有神通，大有威力，乃能於先發遣於我，到須彌山，取菓將來，於先而坐，雖然，猶不得阿羅漢。如我今也。』

爾時世尊於彼優婁頻螺迦葉居處，食訖，還迴至彼林內，經行。是時優婁頻螺迦葉過彼夜後，至明清旦，往詣佛所。而白佛言：「大德沙門，若知時者，飯食已辦。」乃至去彼閻浮提樹，近更有一樹名毘醯勒。彼樹上取一菓將來，先到堂內，乃至如前。此大沙門大有神通，先遣我身，其後取菓。雖然，猶不得阿羅漢。如我今也。爾時世尊食訖，還至彼林內，經行。乃至去彼閻浮提樹，更有一樹名阿摩勒。彼樹取菓，於先將來坐火神堂。乃至沙門大有神通，先發遣我身，後將菓來，火神堂坐。雖然，猶不得阿羅漢。如我今也。爾時世尊食訖，還迴至彼林內，經行。是時優婁頻螺迦葉過彼夜後，往詣佛所，到佛所已，而白佛言：「大德沙門，若知時者，飯食已辦。」爾時世尊告迦葉言：「迦葉，汝今且於先行，我隨後去。爾時世尊於先發遣迦葉去已，即復還自向須彌山，離閻浮樹相去不遠，更有一樹名菴婆羅，從菴婆羅取得一菓，於先來到迦葉住處，火神堂坐。迦葉後來，見於世尊在火神堂安然而坐，見已白佛，作如是言：『大德沙門，從何道來？在我前到此火神堂。佛告迦葉：『我遣汝後，至須彌山，取得於是菴婆羅菓，將來在此。』乃至先勸迦葉令食。迦葉白言：『我不合食。』爾時優婁頻螺迦葉心如是念：『此大沙門大有神通，大有威力，乃能於先發遣於我，到須彌山，取菓將來，於先而坐，雖然，猶不得阿羅漢。如我今也。』

門。若知時者。飯食已辦。佛告迦葉。汝先且去。我隨後來。爾時世尊遣迦葉已。至瞿耶尼。到彼處已。乞乳滿鉢。在前來至火神堂內。是時優婁頻螺迦葉見已。白佛。大德沙門。從何道來。在於我前。到此堂內。佛告迦葉。我遣汝後。到瞿耶尼。乞得是乳滿此鉢中。在是而坐。迦葉。是乳顏色微妙。香氣甘美。汝意若樂。取此乳飲。迦葉白佛。我不堪飲。沙門自飲。是時迦葉作如是念。此大沙門大有威力。大有神通。乃先遣我。其後身往瞿耶尼國。乞乳滿鉢。先來至此火神堂內。雖然。猶不得阿羅漢。如我今也。

佛本行集經卷第四十二

隋天竺三藏闍那崛多譯

迦葉三兄弟品下

爾時世尊食訖。還至彼林經行。是時優婁頻螺迦葉過彼夜後。往至佛所。到已。白佛。大德沙門。若知時者。飯食已辦。佛告迦葉。汝於先去。我隨後來。爾時世尊於先發遣迦葉去後。即往到彼三十三天。到彼天已。取得一華。其華名波梨闍多迦^{隋言彼}岸生。取已。於先來火神堂。迦葉後來見佛已。坐即白佛言。大德沙門。從何道來。在於我前。到火神堂。佛告迦葉。我先遣汝後。至忉利天宮。將此波梨闍華來此神堂。然此波梨闍多迦華顏色可愛。香氣甚好。汝意若樂。可取此華嗅其香氣。迦葉白佛。大德沙門。此華香氣微妙精好。沙門自持我不合嗅。

是時迦葉作如是念。此大沙門大有威力。大有神通。乃能於先發遣我已。後到天上。取彼波梨闍多迦華。於先來坐火神堂內。雖然。猶不得阿羅漢。身心寂靜。如我今也。爾時迦葉居處螺髻諸梵志等。欲破於柴而不能得。若倚立者不能屈身。若低腰時不能正直。若斧著柴。拔不能出。爾時彼等螺髻梵志作如是念。此之神通必當是彼大沙門作無有疑也。乃令我等今日不能破此柴薪。極甚勞苦。

爾時世尊告彼優婁頻螺迦葉一切等言。螺髻迦葉。汝等今欲破於薪耶。迦葉白佛。大德沙門。實欲破薪而不能得。是時佛作如是語已。彼等梵志即得自恣。破其薪柴。是時優婁頻螺迦葉作如是念。此大沙門大有威力。大有神通。雖然。猶不得阿羅漢。如我今也。爾時世尊食訖。還向彼林經行。是時優婁頻螺迦葉所居住處。欲燃火燭而不能著。是時彼等螺髻梵志作如是念。此之神通。必是彼大沙門所作無有疑也。而令我等如是辛苦。火不能燃。

爾時世尊告彼優婁頻螺迦葉一切等言。迦葉。汝等欲燃火耶。是時彼等迦葉報言。大德沙門。我欲燃火。時佛問已。彼火即燃五百火聚。是時優婁頻螺迦葉作如是念。此大沙門大有威力。大有神通。乃能令彼可燃之火不聽其燃。若欲令燃。方始即燃。雖爾。猶不得阿羅漢。如我今也。爾時世尊食訖。還向彼林經行。爾時彼等螺髻梵志欲滅於火而不能得。爾時彼等螺髻梵志作如是念。此是沙門神通之力。而令我等火炎欲滅不能得滅。爾時世

尊告迦葉言。迦葉。汝等今欲滅於此火炎耶。迦葉白佛。大德沙門。我今欲得滅此火炎而不能得。時佛問已。即得滅於五百火炎。爾時迦葉作如是念。此大沙門大有威力。大有神通。其力乃能滅火。即滅。欲燃即燃。雖爾。猶不得阿羅漢。如我今也。爾時世尊食訖已。後還至彼林經行而住。是時彼等螺髻梵志至極寒冬。天正夜半。或至後夜嚴酷凍冷。多有風雪。入於尼連禪河水中。或沒或出。如是澡浴。

爾時世尊以神通力。化作五百赤炭火聚。在彼岸邊。是時彼等螺髻梵志寒噤出水。住在岸邊。各各向火。是時彼等螺髻梵志心如是念。此必定是彼大沙門作是神變。忽然有此五百火鑪。而無烟炎。使於我等從冷水出。向火炙煖。是時優婁頻螺迦葉作如是念。此大沙門大有威力。大有神通。乃能化作五百鑪火。無有烟炎。令我螺髻五百弟子。從冷水出。向火煖坐。雖然。猶不得阿羅漢。如我今也。爾時世尊食訖已。後。還至彼林經行而住。是時彼等螺髻梵志欲取於水。各手持瓶。或將軍持。欲用取水而不能捉。是時彼等螺髻梵志作如是念。此必是彼大沙門作。而令我等不能取瓶。及以軍持。

爾時世尊告彼優婁頻螺迦葉。并及五百螺髻梵志一切等言。迦葉。汝等各欲將瓶及軍持等。欲取水乎。迦葉白言。善哉沙門。此等五百螺髻梵志。將瓶軍持。欲取於水。時佛問已。而其五百螺髻梵志。皆能將瓶及軍持等。得取於水。爾時優婁頻螺迦葉作如是念。希有希有。此大沙門大有威力。大有神通。乃能令此五百螺

一切經音義40卷:軍持。澡瓶也。

髻諸梵志等許其取水乃能得水不許不得雖然猶不得阿羅漢如我今也爾時世尊食訖已後還至彼林經行而住是時優婁頻螺迦葉其於已前祭祀火時恒常坐七多羅樹上於後祭祀還欲上七多羅樹上而不能上

爾時優婁頻螺迦葉作如是念決定是彼大沙門作神通無疑令我不能上此多羅樹上祭火是時迦葉作如是念此大沙門大有威力大有神通乃能如是不許我等上於樹者則不能上雖然猶不得阿羅漢如我今也爾時世尊食訖已後還至彼林經行而住是時優婁頻螺迦葉上七多羅樹上祭祀上已不能安隱而住爾時優婁頻螺迦葉作如是念決定是彼大沙門作神通無疑令我上此七多羅樹舊住處坐不能得住復更欲上而白佛言善哉沙門願聽我等依舊住此七多羅樹祭祀於火時佛語已其迦葉等即得依舊安住彼七多羅樹上爾時優婁頻螺迦葉作如是念此大沙門大有威力大有神通乃能許我住則得住不許不得雖然猶不得阿羅漢如我今也

爾時世尊食訖已後還至彼林經行而住是時優婁頻螺迦葉祭祀火訖欲覆藏置即不能覆是時優婁頻螺迦葉作如是念決定是彼沙門瞿曇作此神通令我等輩不得覆火是時迦葉即白佛言善哉沙門願令我等得覆此火作是語已即得覆火爾時迦葉作如是念此大沙門大有威力大有神通乃能如是許覆得覆不許不得雖然猶不得阿羅漢如我今也爾時世尊食訖還至彼舊林中經行而

住是時迦葉祭祀火時火及木頭東西馳走不能一住是時迦葉作如是念決定是彼沙門瞿曇作是神通令我祭祀火之器具東西馳走狀若人驅不能定住即白佛言善哉沙門願令我此祭祀火具得一定住爾時佛告彼迦葉言如汝等意其祭火具即得安定因此緣故其迦葉等作如是念此大沙門大有威力大有神通乃能許我祭祀火器住則得住不許不住雖然猶不得阿羅漢如我今也

爾時世尊食訖已後還至彼林經行而住是時彼處忽爾非時其虛空中起大黑雲降大暴雨佛所居處無有雨水爾時世尊作如是念我今可令此水遍布而於水內復見乾地令有塵起現經行處於彼往來作是念已即現如前乾地塵空來去經行爾時迦葉作如是念今既非時虛空之中云何忽爾非時起雲而降大雨此大沙門所住之處亦一種有大水彌滿此之沙門或可為水之所沒溺或今不見作是念已多將螺髻諸梵志等坐於船中處處求覓漸至佛所到佛所已如是而住

爾時迦葉既見世尊兩邊有水唯獨中間現於乾地塵土空起來去經行見已白佛大德沙門今住在此大水中乎佛言住此作是語已飛騰虛空即便往詣迦葉船上爾時迦葉因此緣故作如是念此大沙門大有神通大有威力乃能在水作是道行雖然猶不得阿羅漢如我今也摩訶僧祇作如是說如來為彼優婁頻螺迦葉等輩示現如是五百神通而彼優婁頻螺迦葉於一切時作如是念此

大沙門大有威力大有神通雖復變現德術如此而其唯不得阿羅漢如我今也

爾時世尊作如是念此之癡人於無量時有如是念此大沙門有大威力有大神通雖然而不得阿羅漢如我今也而我今可為此迦葉及諸弟子令開慧眼發厭離心

爾時世尊告彼優婁頻螺迦葉作如是言迦葉汝今非阿羅漢亦復未入阿羅漢道而汝實無阿羅漢相況復得於阿羅漢果因此言時其優婁頻螺迦葉心生羞慚身毛卓豎頂禮佛足而白佛言善哉世尊與我出家受具足戒爾時世尊告彼優婁頻螺迦葉作如是言汝大迦葉此諸五百螺髻梵志依汝住止順汝法行汝可共其平量好惡告語令知如於彼等意情所樂作如是事爾時優婁頻螺迦葉聞佛語已即便往詣五百螺髻梵志之邊到已告言汝等梵志摩那婆輩從我受此居處住止及奉火神所安堂室及祭祀器各隨汝等意樂而用我今欲向大沙門邊當行梵行

爾時彼等五百弟子螺髻梵志共白優婁頻螺迦葉作如是言和上自從見彼瞿曇大沙門來我等多時意樂欲往大沙門邊行於梵行而為敬惜和上心故口不發言和上今者若欲於彼大沙門邊行梵行者我等亦當隨從而往依彼教法爾時優婁頻螺迦葉及諸弟子往詣佛所到佛所已却住一面爾時佛告迦葉等言汝等梵志可棄於汝鹿皮之衣及軍持杖眾雜頭髻令諸螺髻祭祀火神諸器皿等種種調度向彼尼連禪河水中而皆擲却是時

彼等即白佛言。一如大德沙門教誨。我等不違。時諸梵志即將所著鹿皮之衣。乃至種種器皿調度。向彼河岸。悉擲水中。彼等諸物擲水中已。作種種聲。或咤_反咤_反。悉聲。而逐水流。彼等螺髻見於如是諸異事已。心中復更增益歡喜。頂禮佛足。而白佛言。唯願世尊與我等輩出家受戒。爾時佛告彼等梵志。作如是言。汝等比丘。入於我所說法中。行於梵行。盡諸苦故。是時彼等五百長老。應聲出家。即成具足。

于時那提螺髻迦葉。在尼連禪河水下流岸邊修道。見於彼等鹿皮之衣。及祭火神器。調度。隨水沿流。見已。憺然心生恐怖。而發此言。咄咄異事。我兄或能為賊所破。不者居處被他殺也。我今可往至彼觀察。是何災禍。變怪所致。忽然若斯。爾時其弟那提迦葉。作是念已。先遣多人螺髻梵志。詣彼逆看。好惡當告。汝等檢校。彼有何怪。其事云何。弟子奉教往彼看已。迴還報言。並各平安。事瞿曇氏。那提迦葉。然後自將二百弟子。左右圍遶。往於長老優婁頻螺迦葉住處。到已。即見優婁頻螺迦葉。師徒剃除鬚髮。著袈裟衣。見已。內心不大歡喜。向兄迦葉而說偈言。

仁者虛祭祀火神 徒復空修於苦行
今日既捨此苦行 猶如蛇脫於故皮
爾時那提螺髻迦葉。即白長老優婁頻螺迦葉。兄言。此能勝也。是時長老優婁頻螺迦葉報言。此實勝也。寧為此行。此行最妙。爾時那提螺髻迦葉。告其二百螺髻梵志。諸弟子言。汝等螺髻摩那婆輩。我彼居處及泉池等。并諸

調度。汝意自知。作何處分。我今欲在大沙門邊當修梵行。爾時彼等二百螺髻梵志弟子。白師那提螺髻迦葉。作如是言。和上。今若欲往於彼大沙門邊修梵行者。我等亦當隨逐。和上。同詣彼邊。共修梵行。爾時那提螺髻迦葉及諸弟子。往詣佛所。到佛所已。却住一面。爾時佛告彼等梵志。作如是言。汝等今者。能將身上所著鹿皮。及祭火器皿調度。擲置尼連禪河水中。棄去。以不。彼等梵志。同白佛言。如沙門教。我不敢違。而彼等將如前調度。即擲水中。作咤咤聲。逐水而去。爾時彼諸螺髻梵志。見如是等希有之事。復增歡喜。乃至彼等長老比丘。應時出家。即成具戒。

爾時伽耶螺髻迦葉。在河下流。忽見鹿皮及祭祀火器皿。調度。隨水流下。見已。心復生大恐怖。而發是言。咄咄異事。我兄或能被賊所破。其居坐處。不被殺也。我今可往至彼觀察。為何災禍。作是念已。先遣多人螺髻梵志。往彼逆看。好惡當告。汝等檢校。彼有何怪。其事云何。弟子還報如前所答。爾時伽耶螺髻迦葉。然後自將二百弟子。左右圍遶。往於長老優婁頻螺。并及那提二迦葉邊。到已。即見二迦葉。身剃除鬚髮。著袈裟衣。見已。內心不大歡喜。向於二兄優婁那提兩迦葉邊。而說偈言。

兄等昔空祭火神 亦復徒修於苦行
今日既共捨此等 猶如蛇脫彼故皮
爾時優婁頻螺迦葉。并及長老那提迦葉。還共以偈報弟伽耶螺髻梵志。作如是言。

我等昔空祭火神 我等亦徒修苦行

我等今得捨此法 實如蛇脫彼故皮
爾時伽耶螺髻迦葉。復問優婁頻螺迦葉。并及那提迦葉等言。兄。今此處實能勝也。是時長老二迦葉言。此處實勝。寧為此行。此行最妙。爾時伽耶螺髻迦葉。告其二百螺髻梵志。諸弟子言。汝等梵志摩那婆輩。我彼居處。所有泉池。并諸調度。汝意自知。作何處分。我今欲在大沙門邊修學梵行。爾時彼等二百螺髻梵志弟子。白師伽耶螺髻迦葉。作如是言。和上。今若欲往於彼大沙門邊行梵行者。我等亦當隨逐。和上。一時同詣大沙門邊。共修梵行。是時伽耶螺髻迦葉及其弟子。往詣佛所。到佛所已。却住一面。而白佛言。大德沙門。我今及諸弟子。欲入沙門法中。是事一切。當如是持。爾時世尊。即告彼等螺髻梵志。作如是言。汝等若能如是事者。當取汝等鹿皮之衣。及祭祀火器皿。調度。悉棄擲著尼連河中。彼等報言。如沙門教。我不敢違。是時彼等螺髻梵志。即持鹿皮。及諸調度。祭祀火物。悉擲河中。擲河中已。其諸皮衣。軍持瓶罐。出種種聲。咤咤唱。隨流而下。爾時彼諸螺髻梵志。見如是等希有之事。復增歡喜。而白佛言。善哉。世尊。與我出家。及具足戒。佛即告言。汝等比丘。來入於我自說法中。修行梵行。盡於諸苦。是時彼等諸長老。輩應聲出家。即成具戒。

爾時世尊。在彼優婁頻螺迦葉聚落之內。隨多少時。意樂住已。漸漸行向伽耶城邊。如來在彼象頭山頂。將是一千比丘。徒眾停住。即以三種神通教化彼等。所謂身通。口通。意通。

爾時世尊。在彼優婁頻螺迦葉聚落之內。隨多少時。意樂住已。漸漸行向伽耶城邊。如來在彼象頭山頂。將是一千比丘。徒眾停住。即以三種神通教化彼等。所謂身通。口通。意通。

而調習之。爾時世尊欲顯身通。所謂一身作於多身。多身還復作於一身。上沒下現。下沒上現。東沒西現。西沒東現。南沒北現。北沒南現。山崖石壁能過無礙。入地如水。履水如地。從地踰跌昇陟。虛空猶如飛鳥。身出烟炎如大火聚。滅火現水。消水放火。此之日月如是威德。而能以手摩捫捉持。乃至梵天自在行動。此是如來現身神通。現口通者。汝等比丘。今應當知如是分別。應當如是莫生分別。應當如是觀察思惟。應當如是莫思惟觀。汝等比丘。應如是證。莫如是證。汝等比丘。應如是行。莫如是行。此是如來現口神通。

現意通者。汝等比丘。今應當知。此一切法皆悉熾燃。言熾燃者。眼亦熾燃。色亦熾燃。眼識熾燃。眼觸熾燃。眼觸所因生者。有受若樂若苦。非樂非苦。彼亦熾燃。以何熾燃。以慾火故。煩惱熾燃。以瞋恚火煩惱熾燃。以愚癡火煩惱熾燃。我如是說。眼過如是。其耳熾燃。聲響熾燃。略說乃至鼻香熾燃。舌味熾燃。身觸熾燃。意法熾燃。因於意觸所生受者。若苦若樂。非苦非樂。彼亦熾燃。以何熾燃。以慾火故。煩惱熾燃。以瞋恚火煩惱熾燃。以愚癡火煩惱熾燃。我如是說。耳鼻舌身根塵過患。

復次。若有多聞之人。能作如是深觀察者。彼能厭眼。厭離眼識。厭離眼觸。若因眼觸所生受者。若苦若樂。非苦非樂。是中亦能如是。厭離。是厭離眼。又復如是。厭離於耳。厭離於聲。乃至略說。厭離鼻香。厭離舌味。厭離身觸。厭離意法。若因意觸所生受者。若樂若苦。非樂

非苦。彼亦厭離。既厭離訖。即不染著。既不染著。即得解脫。既得解脫。即有如是內淨智現。自知我今生死已斷。梵行已立。所作已辦。不受後有。此是如來意作神通。爾時世尊作如是說。三種神通教示之時。彼諸一千比丘徒眾無為漏盡。於諸法中心得解脫。而有偈說。

已斷生死諸慾流 已得梵行自利益
所作悉已皆成辦 更不受於後有生

爾時彼諸一千比丘聞佛世尊如是說已。於諸漏中無復有為。即得內心善好解脫。捨梵志法名聲聞僧。

佛本行集經優波斯那品第四十五上

爾時彼三迦葉兄弟。有一甥甥螺髻梵志。其梵志名優波斯那。隋言最上征將住在一山。其所住山名阿修羅。恒共二百五十螺髻梵志弟子修學仙道。彼聞其舅迦葉二人及諸弟子。往詣於彼大沙門邊。悉皆出家剃除鬚髮。聞已心驚大不歡喜。而口發言。希有舅等。於若干年祭祀火神。今日忽已入沙門中。為作弟子。我今當往彼處訶責。何故作是不善事也。彼口中啞啞啞之聲。而往詣彼三阿舅邊。到已見其三阿舅剃除鬚髮著袈裟衣。見已向舅而說偈言。

舅等虛祀火百年 亦復空修彼苦行
今日同捨於此法 猶如蛇脫於故皮

爾時彼舅迦葉三人。同共以偈報其甥甥優波斯那。作如是言。

我等昔空祀火神 亦復徒修於苦行
我等今日捨此法 實如蛇脫彼故皮

爾時兵將螺髻梵志聞說偈已。復反問彼三

阿舅言。此能勝也。是時彼三阿舅報言。此實勝也。寧為此行。此行最妙。爾時兵將螺髻梵志告其二百五十螺髻梵志弟子。作如是言。汝等梵志摩那婆輩。我彼居處所有泉池并諸調度。汝意自知作何處分。我今欲在大沙門邊修行梵行。爾時彼等二百五十螺髻梵志。即便共白優波斯那螺髻梵志。作如是言。和上。今若欲往於彼大沙門邊行梵行者。我等亦當隨逐和上。同詣彼邊共修淨行。爾時兵將螺髻梵志及諸弟子。往詣佛所。到佛所已。而白佛言。大德沙門。我今願將諸弟子入沙門法中。乃至是事當如是持。爾時世尊告彼螺髻諸梵志言。汝若然者。當自取汝鹿皮之衣及祭火器擲棄一邊。而其彼等諸梵志言。如沙門教我等不違。即至居處將祭火具擲著一邊。

爾時梵志擲棄祭火器皿已。後還至佛所。到佛所已。頂禮佛足。而白佛言。善哉世尊。與我出家及具足戒。佛告彼等。作如是言。汝等比丘。入於我自說法中。修於梵行。盡諸苦故。而其彼等二百五十諸長老輩。應聲出家。即成具戒。爾時世尊即為彼等諸長老輩。增更說法。如前。還以三種神通示教利喜。是時彼等於無為法。悉盡諸漏。心得解脫。爾時世尊最初集聚諸比丘眾。所謂此等一千二百五十人俱。並悉從於梵志出家。皆阿羅漢。悉得自利。隨侍世尊。證會說法。復次。其後諸比丘等。即白佛言。善哉世尊。彼等螺髻梵志師徒。往昔之時。種何善根。今日並得出家受具。皆證羅漢。昔作何業。今得是報。又彼長老優婁頻螺迦葉一人。

共其五百螺髻梵志，而得為首，最妙最勝最上最尊。那提迦葉二百弟子，為首為最為勝為妙。伽耶迦葉二百弟子，為首為勝為妙為尊。又復長老優婁頻螺迦葉，往昔造於何業，今日世尊種種教示，如是難化，自餘一切諸梵志等，易受於化，作是語已，默然而住。爾時佛告諸比丘言：汝諸比丘，至心諦聽，我念往昔還在於此閻浮提內，具足而有一千商人，彼商人中有三兄弟，各為商主。其一還名優婁頻螺迦葉，主領五百商人；第二還名那提迦葉，亦復主領三百商人；第三還名伽耶迦葉，亦然還領二百商人。爾時彼等三大商主及諸商人，相共欲往海內治生，堪入海貨莊嚴已訖，其物價數足直二百千萬金錢，一百千萬擬自食糧，一百千萬擬餘商人以為本領，一百千萬擬雜用度，料理船舶，彼等如是莊嚴竟已，漸漸而行，至彼海岸，至海岸已，供養祭祀大海之神，辦具船舶，其外倍價更雇五人，所謂善解調治船者，觀四方者，泝水入者，善浮水者，張施帆者，既如是得彼五人已，其三商主大聲唱言：誰能入海稱三，如是三聲大唱告已，即坐船上，相共入海，為求財故，彼等既至大海之中，忽遇黑風，彼風吹船擲海渾上，僉然而住。

佛本行集經卷第四十二

佛本行集經卷第四十二

隋天竺三藏闍那崛多譯

優波斯那品下

爾時商主及眾賈人至海洲已，值於種種諸雜珍寶，彼等收拾滿其船舶，還至岸邊收斂寶貨，欲向本國，中間路上遇見一塔，其塔乃是迦葉世尊多陀阿伽度阿羅呵三藐三佛陀舍利之塔，其塔破壞，基陛頽落，處處墮墜，如是見已，而彼最長商主告於餘二商主及眾商言：汝諸人輩，若知我等不惜身命，為求財故入彼大海，而今彼處得利迴還，至於此間，我等今者亦可共作來世利益善業，因緣如舊，智人所說偈言：

福德之力成多利 人得利故放逸生
放逸則無持戒心 以是因緣墮地獄

爾時商主說是偈已，復更告言：汝等當知，以是因緣，我等今者應當運心共斂錢財，隨意多少，料理於此迦葉如來舍利之塔，是時彼等諸商主輩及眾商人，同共諮白長商主言：大善商主，汝若斂錢當自作主，檢校營造，我等隨心所出多少錢財與之，時長商主如是辭言：我不堪為檢校之主，所以者何，我事緣多不能修理此之壞塔，我若料理營此塔者，則我家中妨廢生活，彼等商人及二商主慫慂多時，相共勸請遣令檢校，是時彼等諸商人輩，速疾隨出多少錢財而付與之，爾時優婁頻螺迦葉修營彼塔，即自別造第一覆盆安置其上，其次即是那提迦葉第二覆盆，其次復是伽耶迦葉第三覆盆，如是次第通彼商人及商主等，詳共料理迦葉如來舍利之塔，破壞崩落，皆使端嚴，還如初造，料理訖已，發如是願，願我等輩未來世中還共值遇如是世尊，既值遇

已，於彼世尊所說法教，復願我等速疾證知，願於來世，世生生莫墮三惡四趣之中。佛告比丘：汝等當知，彼三迦葉千商人者，今三長老并及一千比丘是也。又諸比丘：彼時優婁頻螺迦葉昔日，以諸商人多時慫慂勸請始肯檢校，以彼業故，今於我前多時方始受於我化，當於爾時，那提迦葉伽耶迦葉二商主等，及諸商人暫發一言，隨心多少速出錢財，以是業報，今日速疾承受我化，彼時優婁頻螺迦葉最長商主，先於迦葉如來世尊舍利塔上第一覆盆，以用供養，因彼業報今日得於五百人中最為其首，最勝最妙最為第一。那提迦葉第二覆盆，因彼業報今為三百梵志作首而得第一。伽耶迦葉第三覆盆，因彼業報，今作二百螺髻梵首而得第一。

爾時彼等發如是願，願我未來生生世世莫墮惡道，及以地獄，因彼業報不入惡道，乃至地獄，恒生人天，受於快樂，又其彼等共見迦葉佛舍利塔，破壞料理還得如舊，心發是願，願於我等未來世中，還得值遇如是世尊，既值遇已，彼世尊邊有所說法，我等聞已，速疾證知，因彼業報，今值遇我，即得出家，受具足戒，得羅漢果，時諸比丘復白佛言：希有世尊，云何世尊見是優婁頻螺迦葉墮於邪道，世尊方便，出五百種神通教化，然後始得阿羅漢果，作是語已，默然而住。爾時佛告諸比丘言：汝諸比丘，非但今日我見優婁頻螺迦葉墮於邪道，勇猛精進，出五百種神通化得，其過去世亦墮邪道，我心勤劬化取亦得，時諸比

丘即白佛言善哉世尊此事云何願為解說

爾時佛告諸比丘言汝諸比丘至心諦聽我念往昔有一國土名毘提何正身彼國內有

一剎利王名鴛伽陀身分灌頂為王甚有大

力多饒兵眾錢財穀米倉庫盈溢爾時國王

心有邪見曾於一時十五日夜月盛圓滿光

明照耀其王初夜喚諸大臣悉來集聚其第

一臣名毘闍耶難勝第二大臣名蘇摩那善意

第三名為阿羅波多前此三大臣最為上首

爾時彼王復更廣命召集無量諸大臣等而

告之言汝諸臣等各各自說心意之中作何

方便過此一夜共相娛樂而令不睡

時前言臣即白王言大王當知如臣意見應

須備辦四種兵眾未降國土當令降伏既降

伏已治化而住時善意臣復白王言大王當

知如臣意見今一切處所有怨敵皆悉降伏

著白衣環白瓔珞左右皆悉著白衣裳張白

傘蓋脚白革履手執白拂以白摩尼而莊嚴

之。以大王威大王神力及彼諸臣前後導從

往詣裸形迦葉師邊到已恭敬坐於一面諮

受未聞爾時鴛伽陀王慰問迦葉裸形導師

作如是言尊者四大安隱已不一切時節和

順已不資身之物得具足不衣食易得無所

乏少不擾亂耶爾時裸形迦葉道人即報於

彼鴛伽陀王作如是言大王我今無所乏少

我身亦得安隱無患又復大王身體起動安

和已不善事利益增長已不國內人民豐樂

已不王之政治端平直不爾時鴛伽陀王共

彼裸形迦葉道人相慰問已心有疑慮即諮

問言尊者世間有諸沙門及婆羅門各說法

行是中所有至真實者尊者為我次第解說

所有火風及地水 若苦不苦并樂時

第七即是壽命根 此等無有能殺者

諸身及命兩間內 器仗從中自運行

世間愚癡人不知 謂言此被傷害死

如是怖畏名不智 若受是名智慧人

一經八萬四千生 流轉之時方得脫

如是煩惱乃能淨 八萬四千生後周

流轉無有錯亂期 猶如海潮波依限

如是之法次第說 大王今者應當知

爾時前言大臣聞說偈已即白裸形迦葉師

言如是如是迦葉道人如尊者說所以者何

尊者迦葉我知宿命憶念昔在俱睺彌城曾

作屠兒彼時我殺無量無邊牛羊水牛猪殺

羊馬殺賣取錢以用活命我作如是惡業已

後從彼捨命今來生此大將之家足有資財以

世間幽冥愚癡人 或實或虛或妄語

以彼無有智慧故 觸語不能辯了知

諸業一切雜種無 善惡果報亦不有

夜叉等身亦非實 況復得有上諸天

又復無有父母親 此世彼世悉皆絕

沙門及婆羅門等 而彼一切皆悉空

世間師等亦復無 更有誰能被調伏

愚癡人輩教他施 智人聞已心不隨

若有善誑取他財 彼實愚癡自言智

所應死者其自死 行施已後無果收

此身一切常相連 欲言斷者無有是

第一大臣名難勝者在王後立彼大臣聞如是

語已悲泣下淚嗚咽不言時鴛伽王告彼臣

言汝今何故悲泣乃爾難勝報言大王當知

迦葉道人所說之偈及前言臣如是義理無

有違失大王當知我亦憶念往昔在於俱睺

彌城曾作長者能大捨施作於檀主所有資財

悉皆共他分張而用白月黑月八日十四及十

五日恒常受持八關齋戒恒常精進守護身

口我作如是清淨業已今墮如是下賤婢胎

生而作奴大王當知以是因緣我聞裸形迦

葉道人及前言臣二人等語是故悲泣啼哭

不勝亦知世間無有善道時鴛伽王聞於裸

形迦葉道人如是語已從座而起還至本宮

過彼夜後聚集百官一切大臣而告之言。卿等三人從今日去。若有私竊善惡等事。慎莫問我。我今遣此難勝善意。并及前言。三大臣等。此等三人聰明智慧。代我判事。時鴛伽王作是語已。入於一殿。名為妙色。在其中坐。經於七日。受五欲樂。放逸自恣。縱情而住。過七日後。

時鴛伽王有於一女。名曰意熹。身著種種雜色之衣。復以種種瓔珞七寶莊嚴身。已向妙色殿。至父王邊。到已頂禮。父王之足。却坐一面。默然而住。時鴛伽王告其女言。善意熹女。汝曾至彼園樹林內遊戲。已不。其中多有種種樹木。其樹木上有諸華果。復有種種飛鳥作聲。汝入彼中。意樂已不。汝貪何等向我道之。求願當與。作是語已。問女所須。時意熹女白。父王言。善哉。阿耶女。今身資無所乏少。唯欲啟白阿耶一言。唯願父王聽女諂諛。而說偈言。

父王我今欲布施 一切沙門婆羅門
恒至月生十五時 願與我千金錢直
爾時鴛伽陀王聞其女說如是語已。即還以偈報意熹女。作如是言。

善女汝今至心聽 我從智人如是聞
雖復欲施多種財 一切皆空無果報
汝今何故發此意 誑惑世間諸癡人
現在未來悉皆無 汝復何須過勞苦
癡女汝今不聞彼 迦葉說法正不差
實無造業及作人 一切人天善惡果
夜叉鬼神悉非有 父母眷屬亦復無
略說八萬四千生 如是煩惱乃能淨
若過八萬四千後 流轉方無錯亂心

猶如海潮依限期 間中未至不可預
但當任運待時到 何用強作世紛紜
迦葉所說汝當知 此事無有虛真實
無現及以未來世 汝今莫自獨疲勞
爾時意熹女聞父王鴛伽說是語已。心中不樂。即復以偈更白。父王言。

阿耶今是國之王 應以正法治天下
惡臣諂曲既無實 復勸王事愚癡師
迦葉及彼三大臣 其等所說非真正
父王此是惡知識 今者詐現知識形
自行邪道復誤人 下賤愚癡何所別
其今不與王安樂 反教王作不善因
我昔曾聞是事來 現在我身親自見
愚癡故來生於此 後復還得愚癡身
幽冥出已入幽冥 其後復還受幽冥
迦葉既是愚癡者 稱其愚惑意所宣
王為人主統四方 知理達解世間事
云何如彼小兒輩 入邪小道逕中行
隨逐意受親近人 相學即便生染著
如箭被血所污已 入束展轉更相塗
智者交往深自防 不狎惡伴諸朋友
雖身不作於諸罪 而常習近作罪人
久昵習學自相成 其後自然得惡響
是故猶如彼射塚 智者畏著罪亦然
莫與諸惡知識交 常親智慧善知識
若諸眾生身業淨 經於八萬四千生
屠兒殺害眾命時 又如獺射釣魚者
迦葉既似彼等輩 彼輩亦如迦葉儔
格量彼二一種齊 無有差別勝不如

如是無體理迦葉 愚癡盲冥空出家
執此虛妄為淨因 八萬四千生分畢
顛倒左轉行失度 無智愚癡心意迷
若諸眾生得淨時 不應八萬四千受
偷賊劫殺於人物 能與他作惡怨讎
迦葉共彼無有殊 彼與迦葉亦無異
眾生若得於彼淨 云何八萬四千生
如是數取善惡時 上下及中平等者
一切無勝復無劣 亦復無有分別生
若諸眾生得淨修 經歷八萬四千處
彼人愚癡無有智 猶彼迦葉空出家
譬如炎熾大火燃 普燒盡諸所祭物
如是無智愚癡故 自燒一切功德山
大臣前言見未來 造作眾罪無果報
彼於先世修福業 故今得受快樂心
若人造作眾罪時 捨福自然受殃禍
如船在水中不出 以重沈沒故不浮
更無有人能出之 即沒水中常腐敗
如人數數造諸罪 以造不息罪過多
如是即沒地獄中 王此前言臣即是
以其罪患未成熟 其罪不久熟即知
罪熟即墮彼泥梨 猶如船在水中沒
被諸苔衣所覆蔽 草重自舉不能勝
船久如是益重牢 人造眾罪亦復爾
漸漸久沈體轉重 猶如人造善業因
速疾得向上界生 往昔造諸一切罪
今生如彼地種子 罪業盡已後漸生
若造諸善業報時 即自生於善果處
時意熹女說是偈已。復更重白其父王言。父

王當知我自思惟亦識宿命所以者何我憶往昔七生在於摩伽陀國王舍城內以惡知識相牽挽故造多罪業行於邪慾侵他婦妾受樂如天大王當知我於彼時所造惡業覆藏而住如灰覆火復次大王我於彼處捨身已後又復生於金剛聚落富貴家生彼處生已值善知識黑月白月八日十四及十五日清淨守護八禁齋法恒常持戒大王當知我於彼處既造善業譬如安置種種伏藏至於水界牢固封治即便停住復次大王我於彼處亦捨身命以昔遇緣造惡業故有餘未盡即便墮落叫喚地獄在於彼處經多千年受極苦厄

復次大王我於彼處罪業畢盡捨身即生頻那俱吒國土內受白羝羊身彼處生已有諸王子或駕車乘或被鞍韉而騎我上復次大王我於彼處既捨身已復生於彼陀毘羅國亦作羊身彼處捨身復受牛身捨彼牛身出山林中受獼猴身復次大王我於彼處捨獼猴身還生於彼金剛國內復受非男非女等身彼處業盡捨身即生忉利天上歡喜園中與天帝釋以為侍衛復次大王我於彼處捨身之後以昔護持月六齋戒得清淨故今日來生大王之家資財巨富無所乏少而大王今可不自觀此之因緣從何而得如是功德可不以昔造善業故今受此報如是以不爾時鴛伽陀王如是共女意情對說言論之時有一天仙名不那羅陀隨言不從天上下觀閻浮提正當於彼鴛伽陀王宮殿之上從虛空中漸漸而下爾時王女意意見彼天仙如是

自上而下即從座起更置高座請彼天仙坐於其上是時天仙安坐訖已意意頂禮天仙之足合十指掌向於天仙而諮白言尊者天仙世間頗有善惡果報諸業已不頗有夜叉諸天以不有父母不有此彼世有於沙門婆羅門不唯願天仙為我解說我此父王不信是事爾時大天不那羅陀即便反問鴛伽陀王作如是言大王云何汝今意中實不信於此事以不王即白言此事實然天仙復言大王當知善惡果報一切皆有亦有夜叉及以諸天有父有母有此彼世有諸沙門及婆羅門大王須信我從天上下來至此

爾時鴛伽陀王語天仙言尊者天仙若有彼世今日尊者可與於我五百金錢我未來世當償尊者滿足一千時那羅陀天仙向王而說偈言我今與王五百錢須知王身有禁戒若王心中無善行因何未來償一千此世有人諂曲行彼世相求何處得智人不與彼等債如是人輩債求難墮於地獄猛火燃或有諸鳥周匝食云何來世能償我墮於地獄受苦時利刀割截身不完節節割時流膿血苦惱暫時無歇息云何還我一千錢舉手把利剝筋時斫判其身如斬蔗支節無有完全處云何還我一倍錢嚴惡黑狗膩茶身在於地獄無身肉處處轉動割截食彼處有大利鐵叉云何未來與倍錢在於地獄手向下獄墜數數鑽其上云何與我一千錢

地獄多有劍樹林一一劍頭十六刀貫穿其上不暫住誰能與我一倍錢灰河地獄熱沸流入於其中受苦痛速疾如風如箭射吞熱鐵丸地獄中云何與我一倍錢在於如是苦逼內地獄有手如霆霹各出熱炎嚴熾火割截支節無暫住云何與我一倍錢彼處可畏闇無明日月光影所不照在彼無智愚癡輩云何與我一倍錢大王捨此非法行勸王行於如法事後應不墮地獄中王當作於如是習沙門婆羅門乞索東西南北所有來衣服湯藥臥具房王當充足與食飲沙門婆羅門取語彼等精進梵行人猶如熱雨繖蓋遮彼能救護王苦厄多有多朋友相隨順王作如是善業時神通中最得神通得至善路快樂處若人把尾隨得濟如牛渡水直截流逐直得直邪得邪一切世間亦如是凡人學行皆成勝諸有人中行法行爾時鴛伽陀王既聞說已復還以偈白彼天仙那羅陀言

大梵天仙哀愍我猶如父母愛嬌兒唯願數為我現來若覩智人見善事唯願尊者見度脫我沒煩惱海甚深我今無地可住行唯尊作我歸依處唯願大梵仙護我我今覆面如蹈坑地獄無量苦眾多我今一一依尊語

爾時大仙那羅陀天，還更以偈告鴛伽陀王如是言

王今若造罪不息 憎嫉沙門婆羅門

斷見顛倒既不除 我汝各各不相見

王若能行正法行 承事沙門婆羅門

精進持戒布施禪 我汝恒常得相見

時那羅陀大天仙神，為鴛伽陀大王說法教令正見，心既迴已，王意喜歡頂禮天仙，合十指掌右遶三匝，時那羅陀即從座起，別鴛伽王，還本來處，爾時佛告諸比丘言，汝諸比丘，今應當知，爾時天仙那羅陀者，今見我身釋迦文是，爾時彼王鴛伽陀者，見即今日優婁頻螺迦葉身是，爾時佛告諸比丘言，汝諸比丘，我於往昔見彼優婁頻螺迦葉，邪見熾盛墮顛倒道，發精進心教化，令人入於正道中，今日亦然，見其顛倒入邪道故，我以是發大精進力，為其出現五百種變神通教化，令其安住無上菩提，盡生死際到無畏處，至涅槃岸

佛本行集經卷第四十四

隋天竺三藏闍那崛多譯

布施竹園品第四十六

爾時世尊經於少時，住象頭山，次第漸欲向王舍城遊歷而行，是時去彼優婁頻螺聚落，未幾至王舍城，其間有一舊仙人，居林苑處，所名曰法雨，而其法雨林內，有舊仙人草庵，其中常有五百苦行道人而住，悉得五通，並

皆年老久修梵行，頭白少毛，齒缺背曲，身體皮膚多有黑鬣，咽喉垂鞞如牛頸，頤容貌乾枯形骸朽敗，仰杖方行，喘氣嗽聲，欲行即踣，向前欲進，一步不移，羸瘦筋焦，纒有皮骨，皆悉百歲，一切無堪，以其往昔種種善根，唯今一生，但值佛時，即得信行，以未聞法不入涅槃，皆在窟中各各禪坐，爾時世尊欲化彼諸苦行仙人，為憐愍故，至彼居處，在其窟門戶頰之外，而說此偈語，彼仙言

| | |
|---------|---------|
| 若人雖說百句義 | 其名味字不合文 |
| 寧說一句勝百千 | 當令聞者得寂定 |
| 若人說於百句偈 | 既無義理文句乖 |
| 說一句為最勝尊 | 聞已自然得寂定 |
| 若人善巧解戰鬥 | 獨自伏得百萬人 |
| 今若能伏自己身 | 是名世間善鬪戰 |
| 一月之中千過鬪 | 一鬪百倍得勝他 |
| 若能歸信佛世尊 | 能勝於彼十六分 |
| 一月之中千過鬪 | 一鬪百倍得勝人 |
| 若能歸信法正真 | 能勝於彼十六分 |
| 一月之中千過鬪 | 一鬪百倍得勝他 |
| 若能歸信一切僧 | 能勝於彼十六分 |
| 一月之中千過鬪 | 一鬪百倍得勝人 |
| 若能思惟法性空 | 能勝於彼十六分 |
| 猶如小兒月月學 | 所食如彼茅草頭 |
| 若人歸信佛如來 | 能勝於彼十六分 |
| 若有能信法僧寶 | 并及思惟法性如 |
| 如是歸者信難量 | 能勝於彼十六分 |
| 如彼世間祭祀火 | 具足滿於一百年 |
| 若一心歸三寶時 | 彼福百千萬倍勝 |

| | |
|---------|---------|
| 如是百數不可盡 | 口業不可說得窮 |
| 以彼質直牢固心 | 能得如是上福報 |
| 若人滿足一百歲 | 在林祭祀於火神 |
| 若見善調伏人來 | 能捨暫時供養者 |
| 是則勝彼祭祀火 | 多種具足極一生 |
| 若人壽命滿百年 | 破戒心無有寂定 |
| 有能堅持忍精進 | 一日活足勝彼長 |
| 若人壽命滿百年 | 愚癡心恒生散亂 |
| 有能智慧及禪定 | 一日活足勝彼長 |
| 若人壽命滿百年 | 盲聾昏憤無聞見 |
| 其有見佛及聞法 | 一日活足勝彼長 |
| 若人壽命滿百年 | 憍憎濁亂無覺察 |
| 有能諦觀生死趣 | 一日活足勝彼長 |
| 若人壽命滿百年 | 不觀世間無常句 |
| 其有能了身非實 | 一日活足勝彼長 |
| 若人壽命滿百年 | 不觀世間甘露處 |
| 其有能識甘露者 | 一日活足勝彼長 |

爾時世尊說於如是妙偈頌時，時彼一切諸苦行人聞此偈已，人人皆悉證得六通，是時彼等諸苦行人，從其窟出，出已頂禮佛世尊足，各各禮已，從彼地方飛騰虛空，捨於壽命入般涅槃，身出水火以自焚燒，既焚燒已，彼諸舍利從虛空中各墮地上，爾時世尊收彼五百羅漢舍利，持作一聚，即起支提，是時彼中有諸比丘，佐助世尊，供泥及石，壘治為塔，世尊神手網縷之指，親自砌壘，彼塔成就端正可意，世尊於彼舍利塔上作種種法，作已次第與諸比丘行向於彼摩伽陀國，徒眾弟子足滿千人，皆是彼舊螺髻梵志所出家者，如是漸往詣王舍城

爾時世尊與諸比丘至王舍城，居住於彼杖林之內，是時彼林別有一塔名善安住，而有偈說

是時大眾相圍遶 世尊漸至王舍城

在於精妙杖林中 如來向彼欲居住

爾時彼處摩伽陀國有粟散王，其王名曰頻頭娑羅，傳聞他說沙門瞿曇甘蔗苗裔，從釋種姓捨而出家，今日來在摩伽陀中遊行教化，與比丘眾足滿千人，一切皆是耆舊螺髻梵志出家，今已至於王舍城側，在杖林中善安住塔相與停止，而彼沙門能於世間出大名聞，彼婆伽婆阿羅呵三藐三佛陀善逝世間解無上士調御丈夫天人師佛世尊，現今在彼教化有緣，又復世尊能於天人魔梵沙門及婆羅門一切世間，以自神通皆能證知，知已能作如是宣說，生死已斷，梵行已立，所作已辦，永更不受於後世有，而彼世尊說法初善中善後善，其義微妙，唯獨具足畢竟清淨，如是說法，而如是等阿羅呵三藐三佛陀，若當有人欲得往見其人善哉，我今亦可至於彼所大沙門邊，見世尊故，爾時摩伽陀國頻頭娑羅，即遣嚴駕賢善好車，而坐其上，共於國內諸婆羅門長者居士，前後圍遶足滿十二那由他人，從王舍城導引而出，往詣佛所欲見如來。

今可於頻頭娑羅大王之前見於世尊，復作是念，又彼頻頭娑羅大王以多人力打道而行，到沙門邊，又復多人大眾雜鬧，恐其遮我不能得行，我今可於崩牆空所無人行處，速疾而往，先見世尊，爾時彼女作是念，已雇取多人而告之言，誰能多拔牆城鹿搏，即當與汝如許錢直，是時彼等諸受雇人，一念時間破彼牆已，而得道除一切瓦石荆棘，平正，爾時婬女婆羅跋帝，即遣莊束妙好車乘，坐於其上，從自己家出，行端直平正好道，欲詣杖林善安住塔，見佛世尊頂禮恭敬。

爾時世尊知彼婬女婆羅跋帝心之所念，知已即作如是念言，若彼婬女於先而來見於我者，其頻頭王既在後來，見此婬女立於我前，則生疑阻，作是念，已即作神通，令彼婬女即更不能於王前來，其頻頭王欲於先來，其車一定即住不行，爾時頻頭娑羅大王心生恐怖，悵快毛豎，作如是念，我今有何鬼神災禍，為我作礙，致使如此，是時彼處有一天神，知於頻頭娑羅王心，在虛空中隱身不現而告王言，大王汝今莫生恐怖，大王汝今亦無災禍，亦無變怪，雖然大王汝於某處瞻波城中禁繫一人，名為某甲，速令解放，車即得行，爾時頻頭娑羅大王聞彼天神如是語已，速疾遣使教放彼人，既散放已，可通車處，車即得行，其不通處步入山林，往詣佛所，到佛所已，頂禮佛足，却坐一面，爾時彼處摩伽陀國一切人民居士長者，或頂禮已，却住一面，或有共佛對善語言，各相慰喻訖已，各還却坐一面，

或復有在佛世尊前說已姓字，既自說已，却坐一面，或復有人向佛合掌，却坐一面，或復有人對佛默然，却坐一面，爾時國中一切人民長者居士，坐一面已，作如是念，今日此中大沙門，復有優婁頻螺迦葉我等國師，未審今者，為當是此瞿曇沙門，從迦葉邊受學梵行，為迦葉等從沙門邊學修梵行。

爾時世尊知摩伽陀一切人民長者居士心之所念，以偈告彼長老優婁頻螺迦葉，作如是言

迦葉汝見何事情 先在河邊修苦行

為我及眾說此意 棄彼祭祀事云何

爾時長老優婁頻螺梵志迦葉，即還以偈奉答佛言

色聲香味及觸法 五欲世間人所求

如是染愛滿天中 為貪是事我祭祀

爾時彼處摩伽陀國一切人民長者居士及婆羅門，作如是念，此大沙門自說一偈，而彼優婁頻螺迦葉復說一偈，而是二人，竟不知誰何者是師，何是弟子，是時世尊知諸人民作是念已，還更以偈問彼優婁頻螺迦葉，作如是言

色聲香味觸等法 迦葉是中汝樂何

或有天上人世中 汝心所貪答我問

爾時長老優婁頻螺梵志迦葉，重還以偈奉答是言

我見寂靜無礙空 無相障礙不能著

不變易處無有誑 是處祭祀樂我心

爾時彼處摩伽陀國一切人民長者居士，心如是念，此大沙門自說二偈，而彼優婁頻螺迦葉亦說二偈，我等今者猶自不知，何者是師，何

是弟子如是十方諸佛世尊皆有此法。若其不令一切大眾歡喜，心及希有想，則不說法。爾時世尊欲教大眾生於歡喜，希有心故，告彼優婁頻螺迦葉，作如是言：迦葉，汝今若知時者，可為於彼摩伽陀國一切人民長者居士婆羅門等，現上人法出於神通。是時優婁頻螺迦葉聞佛語已，即白佛言：如世尊教我，不敢違。爾時優婁頻螺迦葉從坐而起，即出神通，飛騰自在，於虛空中或復經行，或住或坐，或復眠臥，身出煙焰，或復隱身。如是等出種種神通，遍顯示已，從空而下，住於地上。頂禮佛足而白佛言：世尊實是我教授師，我今真是無上世尊。聲聞弟子而說偈言：

攝受微妙神通已 頂禮世尊勝足跣

我弟子事既已周 世尊真是我師父

爾時摩伽陀國眾婆羅門長者居士及諸人民，心生是念：今此優婁頻螺迦葉，乃是沙門瞿曇弟子。從沙門邊行梵行耶？作是知已，向世尊邊，生信向心，生希有想。爾時世尊知諸大眾生於歡喜，希有之想，即為大眾次第說法。所謂：教行布施持戒，說於生天因緣業報，說於厭離五欲之事，說漏盡因，說盡煩惱，讚歎出家護助解脫。而世尊知摩伽陀國婆羅門等長者居士及諸大眾一切已生歡喜之心，生柔軟心，無染著心。爾時世尊知彼大眾應當得道，又復一切諸佛世尊，知諸眾生或有讚歎而得道法，即為大眾如應而說。所謂苦集及於滅道。世尊為彼大眾宣說是法相時，彼等大眾在於坐中，頻頭娑羅而為上首。已外十一那

由他人一時領悟，復有師言。凡有十二那由他人遠塵離垢，盡煩惱界，心得清淨。於諸法中生淨法眼，可有集法皆是滅相。如實證知，譬如淨衣無垢無膩，無有黑色，隨其所染，易受於色。如是如是，彼摩伽陀諸婆羅門長者居士及以人民，坐於彼座，遠塵離垢，乃至一切苦集之法皆是滅相。如是證知，其中復有一那由他清信士，受優婆塞戒。爾時摩伽陀王頻頭娑羅已見法相，已知法相，已入法相於法相中，已度諸疑，徹過無礙，於諸法中無復礙心，已得無畏。世尊法中不復隨他，不復問他。一切法中得如是知，自在無礙。時頻頭王即白佛言：如來世尊，我昔在家作童子時，發五種願。我於今日悉得成就，何等為五？一者我在少年之時，早得王位。世尊，此是我之初願。今已得成。第二，又願得王位已，我治化內有佛出世。此即是我第二心願。今已得成。第三，又願佛出世已，彼世尊邊我設供養，令得歡喜。此是我心第三之願。今亦得成。第四，又願彼世尊邊歡喜心已，為我說法。此即是我第四心願。今亦得成。第五，又願彼世尊所為我說法，願我一切悉得證知。此即是我第五心願。今亦得成。又復世尊，我昔在家童子之時，發如是心願，有所作，我悉得成。無上世尊，我今遂也。善修伽陀，我今勝也。譬如有人身曲得舒，有人逃避藏伏，得出。迷人得道，闇地得明。盲眼之人顯見諸色。無上世尊，我今亦然。然今世尊種種方便為我說法，又復世尊，我從今去歸依世尊，歸依法寶，歸依聖僧。從今日去，一切時

行優婆塞行，願世尊知我如是持。如來世尊，我從今去，盡此形壽，誓不殺生，護眾生生命，猶如已命。為諸眾生作歸依處。如是等持五戒十善，唯願世尊及比丘眾，受我明日飯食供養。爾時世尊為摩伽國頻頭大王默然受請。時頻頭王知佛默然受其請已，即白佛言：善哉世尊，坐此車上入王舍城。我當自行牽於此車。作是語已，佛語王言：善哉大王，唯願大王常得安樂，我不用車。時頻頭王從坐而起，頂禮佛足，圍遶世尊三匝，竟已辭佛而去。其頻頭王去未久間，時諸比丘即白佛言：希有世尊，云何今日摩伽陀王布施世尊馬車令乘，又乞自行。此事云何？作是語已，默然而住。爾時佛告諸比丘言：汝諸比丘，至心諦聽。其摩伽陀頻頭大王，非但今日布施於我馬車令乘，為我牽車，往昔亦然。已曾施我諸如是事。時諸比丘重白佛言：唯願世尊為我等說其事。云何？爾時佛告諸比丘言：我念往昔迦尸國內有一王，名善意，樂法如法王治。時天帝釋欲見彼王，告調御天摩多梨言。隨言無著處汝摩多梨，至迦尸國，將善意王來見於我。為我語彼作如是言：仁者善意，三十三天及天帝釋欲得見汝，仁者莫辭，要必須來。時調御天摩多梨即白帝釋言：如天主教不敢有違，既受教已，嚴駕賢車，其車控馭千疋馬牽，莊嚴訖已，即時飛下閻浮提地，詣迦尸國善意王邊。既到彼已，住於虛空，以偈白於善意王言：仁者今可來上車。天乘莊嚴無有上諸天憶念於仁者。是彼三十三天王

爾時善意王既聞 即從東面登車上
此乘最勝無有譬 行詣向於尊勝天
諸天遙見彼王來 各起而迎告於彼
善來人中法王者 共天帝釋坐此處
是時帝釋大天王 遙見彼王來即起
迎逆而告王言曰 善來世間汝大王
於今此處自在天 可住此承天威力
意欲停時隨多少 任情所用終不違
爾時彼王在於忉利三十三天多時住已心
意不樂作是念言我今恐畏壽命減損作是
念已即便以偈白帝釋言

我昔初來樂天上 此處音樂微妙聲
我今恐畏壽命終 所以還不樂天果
爾時忉利帝釋天王即還以偈報答於彼善
意王言

王今年壽未虧減 命終之日猶尚遙
但以王今善業微 是故不樂於天上
仁者昔來乘自力 彼業今盡無有餘
既以罪業迷惑心 故令心不樂天上
今若欲受天威力 即受天樂如舊時
如於微妙車乘中 又如惑亂妙林苑
汝今若作如是想 即得心樂住此天
時善意王聞此偈已即便諮白天帝釋言大
善天王我從此處至人間當作多福業行於
布施行於苦行行於善事語言多實受於齋
戒我當作是諸善業已還更來上於此天上
時天帝釋告彼王言如是如是如仁者言汝
今日從此處已去至於人間當作如是多種
功德多作善業乃至布施受於齋戒汝造如

是善業竟已還來天上時善意王住彼天上
經歷多時然後還詣向閻浮提至其王宮宮
內所有嫫女妃后及諸王子大臣百官親眷
屬等皆悉死亡無有一在而王不見彼等舊
人心中不樂憂愁悵悵而說偈言

此是彼之舊衣服 瓔珞臂釧及耳璫
生平護惜不施他 今死物留身何在
如是種種莊嚴具 床褥被枕妙綉縵
園林地沼及香山 忽然而捨於此處
一切人民既不見 我意云何樂於此
婦兒眷屬悉皆無 如是威德大家生
智慧尊豪甚富貴 磨滅悉皆使離散
司命惡鬼不護持 若聰若慧若愚癡
若富若貴若貧賤 若至於此盡時節
或多或少壯或老年 一切捉撮使消亡
其司命鬼不能護 毘舍首陀貴賤等
諸有剎利婆羅門 時至不簡擇彼留
或旃陀羅塗摩類 猶如山川疾流駛
一切摧折悉無遺 老病死至亦復然
拔諸險岸所生樹 我親自於彼處見
吞噉眾類身命根 忉利三十三天宮
四垂所居四鎮主 一戲意喜遊歷行
我住於彼帝釋處 七日七夜時不及
彼邊所覩餘諸天 面前恒對矚天王
我今唯造作福業 常見有於如是事
精進忍辱智慧禪 誓更不求王位報
爾時佛告諸比丘言汝等比丘欲知彼時善意
王者則我身是其摩多梨調御天者即此摩

伽頻頭王是其於彼時將車請我為我牽車
今亦如是請我與車亦欲為我躬自馭駕本
誓願然爾時頻頭婆羅大王至己宮殿到已
彼夜辦具種種甘美食飲悉皆豐足所謂噉
食噉食噉食舐食諸如是等一切並訖過彼
夜後掃灑堂殿鋪設諸座即遣使人往詣佛
所諮請時至作如是言善哉世尊時節欲至
所營飯食已辦具訖爾時世尊於晨朝時著
衣持鉢與比丘眾左右圍遶足滿千人皆是宿
舊螺髻梵志所出家者羽翼世尊詣王舍城
爾時忉利帝釋天王即自變改化作天身為摩
那婆形貌端正可喜眾人樂見頭上還以螺髻
為冠身著黃衣其左手中執金澡瓶右手挾持
雜寶之杖在佛比丘大眾前行行時其足離地
四指不到塵土爾時帝釋摩那婆身說此偈言
如來自伏能調他 共此一千舊螺髻
如是金色妙身體 無上世尊今入城
自既寂靜能寂他 共此一千舊螺髻
如是金色妙身體 無上世尊今入城
自既得度能度他 共此一千舊螺髻
如是金色妙身體 無上世尊今入城
自既得脫能脫他 共此一千舊螺髻
如是金色妙身體 無上世尊今入城
其有能說十法門 十力具足十無勝
一千比丘左右遶 無上世尊今入城
爾時城內一切諸人見天帝釋作如是言希
有希有此摩那婆極大端正可憙無雙人所
樂見此誰侍者此供承誰爾時忉利帝釋天
王即以偈報彼諸人言

諸佛善能伏一切 寂靜無上最勝尊
應供天人世間中 我今與彼為侍者
最大丈夫能伏物 無有能勝佛世尊
應供天人世間中 我今與彼為侍者

爾時世尊安庠行至頻頭娑羅王宮殿中入
已即便鋪座而坐爾時頻頭娑羅大王見佛
世尊及諸大眾安坐已訖自手執持種種齋
膳飲食之具施佛及僧并餘大眾一切充足
自恣噉食眾雜噉味悉皆訖了佛及眾僧飯
食竟已淨洗手足各將小座坐於佛前時頻
頭王坐佛前已作是思惟今日令佛於何處
住莫令去城過近過遠出家之人使得安止
如法行道時頻頭王復作是念此之竹園近
於城隍還往穩便來去不疲平坦易行眾人
所樂欲求利益易得不難兼少蚊虻毒蛇蠅
蝸晝日寂靜無人去來夜裏少聲蘭若亦得
欲近城池來去無礙堪為善人修道之處我
今應用此之竹林奉施世尊以為坐處
時頻頭王作是念已而白佛言大聖世尊此
竹園林去王舍城不近不遠乃至堪為善人
修道唯願世尊教我何法以此竹林布施世
尊以為坐處爾時佛告頻頭王言如是大王
若欲布施我竹林者聽當布施彼招提僧時
頻頭王即白佛言如世尊教時頻頭王從坐
而起手執金瓶與世尊水復白佛言善哉世
尊此竹林園去城側近乃至堪為善人修道
我今捨施諸佛世尊招提僧等布施以後唯
願世尊納取受用哀愍我故爾時世尊即便
受取為憐愍故因此偈而祝願言

一切樹木雜園林 并及造作諸橋等
渠池井泉以充濟 船舫來去度眾人
彼等恒於晝夜中 福報日增長無絕
行法持戒人亦爾 信敬堅固即生天
爾時世尊為頻頭王祝願訖已從坐而起還
至本處至本處已為此事緣集諸大眾集已
而告諸比丘言汝諸比丘從今已後許諸比
丘自畜園林尼沙塞師作如是說得竹園緣
佛本行集經卷第四十四

佛本行集經卷第四十五

隋天竺三藏闍那崛多譯

布施竹園品下

爾時王舍大城之中有一長者名迦蘭陀國
中大富有資財豐饒馱使乃至其家猶如
北方毘沙門宮一種無異其迦蘭陀竹林處
所是彼長者自己之物去城不遠乃至堪為
善人居處彼園中有諸求道人來去居住其
道人名阿耆毘伽隋言邪命迦葉遺師作如是說爾
時四鎮四大天王告青色身夜叉等言汝輩
速疾往迦蘭陀竹園之內掃灑除却一切沙
礫礮石荊棘糞穢土堆暹皆令平正勿使坑坎
仰其淨潔今日世尊欲於彼園安居坐夏是
時青色夜叉等眾承彼四大天王之威如是
教已即便白言如天王勅疾至彼園掃灑清
淨乃至悉皆平正嚴淨爾時有一阿耆毘伽
學道之人於晨朝起明星將現見四青色夜
叉而來掃灑竹園見已即至彼等邊問作如

是言長老云何汝等是誰彼等報言仁者我
輩青色夜叉被四天王馱遣我等來於此處
掃灑竹園乃至平正如來今欲於此安居經
一夏坐以是義故我等今來料理此處
爾時阿耆毘伽道人見如是事過夜日出速
疾往至迦蘭陀所大長者邊到已語彼迦蘭
陀言汝大長者今若知時昨夜將盡明星現
時我見有四青色夜叉掃灑料理於竹林園
我既見已至彼等邊借問其言諸長老輩汝
等是誰彼報我言我等是彼青色夜叉被四
天王馱使而來至於此處遣於我等掃此竹
園而語我言汝等至於竹林園內乃至修治
使令平正世尊今欲住此安居是故我等故
來此處摒擋料理此竹園中
爾時阿耆毘伽道人語長者言汝今於先將
竹林園奉施沙門瞿曇受用恐畏於後摩伽
陀王頻頭娑羅奪彼園與沙門瞿曇汝之長
者當於爾時恐不得施此之功德汝當不得徒
自虛損時迦蘭陀大富長者從彼阿耆毘伽
道人聞是言已即詣佛所半由旬道逆逢世尊
其迦蘭陀長者遙見世尊前來可憙端正眾
人意見乃至諸相莊嚴其身猶如眾星莊嚴
虛空見已即便於世尊所心生清淨心生歡
喜詣向佛邊到佛所已頂禮佛足手執金瓶
以清淨水灌於佛手爾時長者口作是言善
哉世尊我住王舍名迦蘭陀我有一園稱為竹
林去城不遠乃至堪為善人安處我今將彼
園奉世尊世尊為我受彼園用慈憐愍故爾
時佛告彼長者言若當有人布施奉佛或復

園林或復宅地。或餘衣服或餘資財。空施佛者。然彼之物。於天人中即成為塔。餘不得用。佛告長者。汝今若將彼之竹園布施招提。若在未來一切大眾皆悉得用。勸汝如是殷重布施。時迦蘭陀長者聞佛如是語已。即白佛言。如世尊教我。不敢違。爾時長者重白佛言。世尊。我今將竹林園布施。未來三世一切眾僧。來者皆隨。意用。願為於我受用。彼園憐愍我故。是時世尊從迦蘭陀長者之邊。受彼竹園。為欲憐愍彼長者故。即說偈頌而呪願言。其偈初云。樹木雜園。乃至略說。即得生天。此是世尊最先受施竹園因緣。爾時世尊在王舍城迦蘭陀烏竹園之內。與大比丘徒眾千人。所謂悉是舊仙螺髻梵志出家。

佛本行集經大迦葉因緣品第七上

爾時去彼王舍大城不近不遠。有於一村名新。豎立別有一師作如是言。摩訶僧祇復作是說。摩伽陀國王舍大城。有一聚落。其聚落名摩訶娑陀羅。隨言大。澤田。彼處有一娑羅門村。其村還名摩訶娑陀羅。而彼村內有一大富婆羅門。名尼拘盧陀。羯波。隨言堪。用樹。彼大長者巨富饒財。多有駝使。乃至其家猶如北方毘沙門天宮宅無異。而彼長者大婆羅門領五百村。處分驅使受其節度。爾時摩伽陀國頻頭娑羅王有一千具犁牛耕地。彼婆羅門止少一具不滿一千。所以者何。恐畏頻頭娑羅大王生嫉妬心。所以故減。其婆羅門所有六畜不可知數。唯數烟火知其多少。其金錢藏一切合有二十五窖。而彼大富婆羅門婦。至其園中

遊戲觀看。彼婦因在一畢鉢羅樹下而坐。

爾時彼婦先舊懷娠。即便在彼樹下而產。生一童子。可憐端正。眾人樂觀。世間無比。猶如金像。而彼童子初生之時。於彼樹上即自然出一妙天衣。彼衣現已。其父母見作是思。惟此之天衣。必是童子福德故生。是故即因此之瑞相。名畢鉢羅耶那。隨言樹。下生。而彼童子從生已來。因樹為名。相傳即稱畢鉢羅耶那。爾時父母與彼童子。各別安置。四種孀母。謂抱持孀。乳舖之孀。將遊戲。看養育。而彼四孀。養育洗浴。抱持戲笑。與乳舖飼。令其增長。時畢鉢羅耶那童子。而其父母唯此一兒。愛重之心。暫不聽離。若不見時。父母心中即便不樂。

爾時童子福德因緣。養育未幾。漸向增長。不久之間。成就智慧。乃至稍大。能行能走。而其父母及胎年數至滿八歲。即為其受婆羅門戒。既受戒已。即便付囑。父母家業。諸雜技藝。祭祀法式。悉遣令教。所謂書畫算數。刻印。及四韋陀諸授記法。世辯言談。受持杖法。大呪術法。闡陀之論。種種文章。五行星宿。度數陰陽。滲漏知時。一日一夜。凡若干時。如是則凶如是則吉。又復童子知地動相。雷鳴震吼。鳥獸鳴呼。飛走驚動。候相盡知。一切諸變。又占相知。諸技藝相。知男女相。知六畜相。知人洗淨清淨之行。知受水法。受澡罐法。知受灰法。知唱唄歌。明識吉祥盛衰之相。禳災解除。祭祀火神。大人諸天。悉皆備訖。既自學已。復能教他。受他物時。或施他物。皆悉學得。於世間中。無所不達。無處不知。叡智捷疾。點慧聰明。

敏博辯才。利根多巧。而彼童子本性質直。常厭世間。知慾不淨。心生捨離。以昔曾見諸佛世尊。於彼佛邊。種諸善根。修諸功德。已得成就。知諸食相。心多欲入。向涅槃門。常欲求出。捨諸煩惱。不受一切世間有為。不受一切生老病死。往昔修行。以爛一切諸業繫縛。因此智力至成熟地。一生補處。

時畢鉢羅耶那童子。父母見其年漸長成。堪受世慾。如是知已。即告彼言。耶那童子。我欲為兒。娉娶女子。與兒為侍。作是語已。時畢鉢羅耶那童子。白父母言。波波摩摩。我心不樂娶妻畜婦。我意願樂欲修梵行。爾時耶那童子。父母告其子言。我所愛子。兒今先須生子立世。然後任當修於梵行。何以故。此事相承。傳聞說言。若人無子。無有繼後。彼人終不得生天上。時彼童子報父母言。波波摩摩。我今不用立世相傳。亦復不用繼續。於後。我當梵行。如是父母再過三過。告畢鉢羅耶那童子。作如是言。愛子。要須立世娶婦。何以故。畏我等家當絕嗣胤。時畢鉢羅耶那童子。乃至三過。被其父母如是惱時。即便捉取閻浮檀金。教於工匠。作婦女形。作已。將向其父母邊。出以示現。向其父母作如是言。波波摩摩。我不用受五慾之樂。願修梵行。若必波波摩摩。要欲為我娶婦。持立世者。必當須覓。如是顏色。如閻浮檀金形狀者。時畢鉢羅耶那童子。父母既見如是事已。心大憂愁。悵快不樂。心作是念。我等何處能得婦女。如閻浮檀金色形者。時拘盧陀大婆羅門。坐於樓上。心裏不歡默然而住。

爾時彼家有婆羅門。為其門師。恒常來往。至彼大富婆羅門家。時彼門師婆羅門來入其家。已而呪願彼富婆羅門。作如是言。大施檀主。願汝增加一切財錢。吉祥果報無所乏少。妻妾子息願多增益。復更重問其家人言。汝之大家今在何處。家人報言。大婆羅門我大家今在於樓上。心大悵怏愁憂不樂。默坐而住。

時彼門師婆羅門。即至於大富婆羅門邊。如是白言。願大施主增長家計。宿昔何如。於夜臥時。食消以不。又復夜共愛人相戲。受於快樂。稱意以不。而彼主人富婆羅門默然不報。彼復問言。汝今何故默然不報。我今如是與汝小來同苦同樂。汝今何故不共我語。

時拘盧陀大婆羅門。向其門師婆羅門邊。委說前事。說已語。彼婆羅門言。我今何處得如是女。如閻浮檀金色形者。爾時門師婆羅門報大婆羅門。作如是言。汝大施主富婆羅門。莫愁莫苦。汝既為我作於施主。我所須者。衣食具度。常從汝得。我為汝覓求。於是閻浮檀形金色之女。汝心莫疑。我覓決得。我須道糧。并及道伴。汝覓與我。我共彼等相隨而去。四方求覓。爾時大富婆羅門聞如是語。已稱其所言。皆悉辦具。及徒伴與。時彼門師婆羅門得種種資糧。相發遣已。即作四色神明繖蓋。種種莊校。立為神明。於其前作種種音樂。前後圍遶。或有傘蓋底打金。作其神明面。或以銀作。或頗梨作神明之面。或琉璃作神明之面。作已別遣三傘蓋行向於餘方。其一自隨。告彼別道諸人等言。汝輩所至村邑方處。

普告一切諸村女言。此是神明阿誰。女能施設供養。若供養者。稱彼女心。所欲求願。即得成就。汝等當觀其諸女內。若見有女作於金色。汝等當問其姓氏。族名字住處。宜速疾來還向我邊。如是語已。即便別去。時彼門師大婆羅門。即自將一傘蓋。神明置於囊裏。及食糧具。詣於他方。或至州村聚落。城邑王宮巷陌。所入之處。即將音聲樂。彼神明。所至之處。有諸女等。聞彼音聲。一切悉來聚集觀察。

爾時彼大婆羅門。見諸女聚集。即從囊中出神明形。示現女輩。口作是言。汝等女輩。各當供養此之神明。若有女能供養於此神明者。其女所可有心求願。即得成就。爾時彼等一切女輩。即將種種塗香。末香。華鬘。散花。從家將來。欲用供養彼之神明。如是方便漸漸行至毘耶離城。爾時去彼毘耶離城不遠。有於一大村名迦羅毘迦。隋言赤黃色時彼村內有一巨富大婆羅門。名迦羅毘迦。隋言黃赤色彼婆羅門富足資財多饒。馭使乃至彼家。猶如北方毘沙門宮。一種無異。彼婆羅門有於一女名跋陀羅迦。卑梨耶。隋言賢色黃女彼女可熹端正。殊絕眾人。樂見世無有雙。不短不長。不羸不細。不白不黑。不紫不青。其在盛年。堪為天下玉女之寶。

爾時彼處毘耶離城。有一節日。名為燃火。其節日內。有五百女。共來集聚。跋陀羅女身。亦來集在彼會中。爾時彼將傘蓋。神明大婆羅門。詣向於彼諸女之邊。到已從囊。即出神明。示現彼等一切諸女。口作是言。汝諸女輩。此是天神最勝最妙。汝等各當供養祭祀。若有

女人供養此神。可有心願。皆悉得成。

爾時彼等一切諸女。各將種種末香。塗香。花鬘。散花。速走向彼神明之邊。口作是言。我今供養此天神明。唯自有彼跋陀羅女。獨不肯往。近彼神明。而彼一切諸女。伴輩強抱其將往神明邊。亦到彼處。其威光力。彼閻浮檀金色之形。即無威光。便失本色。爾時彼處跋陀羅女。於女伴邊。出力挺身。即便得脫。走向自家。白己父母。作如是言。波波摩摩。願莫將我與於餘人。何以故。我今不用人作夫主。我心中欲修行梵行。爾時彼女所有兄弟。語跋陀羅。作如是言。阿姊阿妹。我等實亦不欲與汝暫時別離。但我等輩若不嫁汝。於道理中。復不能得。世人或言。是女兄弟。必於其邊。有邪私意。是故不肯嫁與他人。恐涉此疑。是時彼女兄弟。復更作如是言。汝但莫愁。我等若當將汝。欲許於他人者。會當為汝多索錢財。而彼人求。若不能辦多許錢物。則汝自然不離家居。而彼兄弟。可有人來求彼女者。即作是言。若人欲求我姊妹者。還聚好金。令如女大。乃當相與。爾時彼所求女。門師大婆羅門。將閻浮金女形行者。既觀於彼跋陀羅女。見已。問彼諸別女言。此女是誰。誰家所生。時彼諸女。報於彼客婆羅門言。此處有一最勝巨富大婆羅門。名迦羅毘。彼是其女。爾時彼客婆羅門聞此因緣。已日將欲沒。至黃昏時。漸到於彼富婆羅門迦羅毘家。到其家。已從乞寄宿。而彼家人即便許可。借其宿處。時彼寄宿客婆羅門。過其夜已。至彼後日。於晨朝時。詣迦羅毘婆羅門邊。

到其邊已即在其前而呪願言。願此仁者婆羅門家常勝增長。作於如是呪願畢已。却坐一面。其迦毘羅問於彼客婆羅門言。仁者昨夜安隱以不。宿昔何如。是時彼客婆羅門報作如是言。我昨夜中甚大安隱快樂無惱。

爾時彼家跋陀羅女。於晨朝時從眠臥起。至其父邊。到已頂禮於其父足。却立一面。時彼求女客婆羅門。白迦毘羅富婆羅門作如是言。善哉仁者。此是誰女。其迦毘羅報彼客言。是我之女。彼婆羅門復問仁者。此女頗有與處以不。迦毘羅言。此女未有許與他處。

時彼求女客婆羅門。即白主人迦毘羅言。大富仁者。摩伽陀國有一聚落名摩訶娑陀羅。彼聚落內有於一村。其村還名摩訶娑陀羅。其中有一大婆羅門。名尼拘盧陀羯波。巨富饒財。彼有一子名畢鉢羅耶。那摩那婆。諸義自解復能教他。於三韋陀悉皆洞解。復解一事十名之論。及尼乾轉書論。往事五明論等。一句半句一偈半偈。皆能分別。授記世辯六十種論。解大丈夫諸要相等。一切技藝無所乏少。爾時彼客婆羅門說如是語已。白主人言。今勸仁者。將此女與彼摩那婆持以為妻。是時彼大富婆羅門及諸兒子。報於彼客婆羅門言。大婆羅門。此女若嫁索多錢財。有誰能取。客婆羅門問主人言。索幾多財。彼等報言。稱此女形索若干金。爾時彼客婆羅門聞。即從袋出彼閻浮檀金女之形。示現於彼父母兄弟。訖作是言。此閻浮檀金色之形。應稱是女。汝等當取與我此女。爾時彼女父母兄

弟作如是念。應彼處人聞我此女如是端正。集聚多許閻浮檀金造作女形。使若干大

爾時彼女父母兄弟共如是言。我等今者若取此形閻浮檀金。不觀彼家錢財多少。又不諳悉其國禮儀法則高下。我女脫若至於彼家。當見苦惱。今須密使私觀彼家。作是念已。告彼求女婆羅門言。善使仁者大婆羅門。我今欲遣使觀彼家法用云何。然後思量。可與以不。是時彼客大婆羅門報言。如是任意當觀。

爾時彼客大婆羅門作是語已。即辭主人歸還本國。到尼拘盧陀羯波婆羅門邊。到已白言。善勝仁者。大婆羅門。心應歡喜。我求得女如閻浮檀金色形者。彼甚可意。端正無雙。眾人樂見。時彼大富婆羅門問於彼求女婆羅門言。大婆羅門。仁者何處得見是女。彼婆羅門即報之言。彼女舍去毘耶離城。其間不遠。有於一村名迦毘羅。其內有一富婆羅門名迦毘羅。彼婆羅門有女。名曰跋陀羅。卑梨耶。

爾時畢鉢羅耶那父母聞是事。已心大歡喜。遍滿其體不能自勝。是時尼拘盧陀羯波大婆羅門。即便置立。從己坐村連接。乃至毘耶離城。其間步地半由旬道。安一牛群。并造客舍。如是處處安置訖了。時迦毘羅大婆羅門告於彼等當牧牛人。作如是言。汝等各應如是備擬。若其有人從毘耶離城來於此。彼等所須一切諸物。汝等迎接供奉。彼人勿令乏短。爾時跋陀羅卑梨耶女兄弟。從其家出向摩伽陀。至王舍城。彼等值初第一牛群所居之處。彼處諸人曲躬出迎。口作是言。善來人輩。

從於何方遠來到此。即引將入客舍之中。以諸香湯與令澡浴。復以種種香塗其身。復將種種無價之衣與其令著。復將種種雜好香花。結用作鬘。置其頭上。然後別將種種甘美餚饌飲食。與其令噉。所謂啜嚼齧嘗。種種味具皆悉充足。自恣飽已。始告語言。此中即是我等牛舍。可停一宿。後日早起隨意而行。時彼等客問牛子言。此誰牛舍。牛子報言。此是尼拘盧陀羯波富婆羅門牧牛之舍。故為仁等客行安立。恐畏仁等行來。疲乏飢渴困極。所須不得。而彼客人一夜安臥。後日行。如是次第值於第二牛群之舍。如是第三第四第五第六第七。悉皆如是出迎承接。復口白言。汝等仁輩從何遠來。乃至令宿一夜安樂眠臥。後日隨意而行。時彼等客問主人言。如是牛舍可有幾許。牛子報言。從彼摩訶娑陀羅村已來。至於毘耶離城。半由旬間置一牛舍。爾時跋陀羅卑梨耶女兄弟共聞如此語已。即作是念。彼人牛舍尚有若干。其餘錢財更何須說。我等從此應須迴反。還向本家。我等當以我之姊妹嫁與彼家。以為其婦。時彼兄弟即遣使人。告彼大富婆羅門言。汝來可取我之姊妹為汝新婦。作是語已。從彼迴還。時畢鉢羅耶摩那婆聞於使人。以得稱其心意之女。聞已。即作如是念言。我今應當自往觀看彼女。實有如是德行智慧以不。是時畢鉢羅耶童子。即便至己父母之邊。長跪白言。菴婆多多。我心實亦不用五欲願修梵行。而尊長今既強為我求於匹對。是故我今自應往

彼次第乞食。觀看彼女。實如使人言語。以不時其父母。即告子言。若知時者。汝當自行。而彼童子。即便辭行。次第乞食。漸漸至迦卑羅迦村。時彼國內。有如是法。若有沙門。若婆羅門。來乞食者。女手將食出。與彼人。爾時跋陀羅女。即從其家。自將食出。授與彼客摩那婆手。

爾時畢鉢羅耶。見彼女已。作如是念。此決定應是彼女也。是時其女。自手授與彼摩那婆飯食。訖已。頂禮其足。却住一面。時摩那婆問彼女言。仁者善女。有嫁處未。爾時彼女。即便報言。仁者摩那婆。摩伽陀國。有一聚落。其聚落名摩訶羯波。彼處有一婆羅門村。彼村有一富婆羅門名尼拘盧陀。羯波。彼有一子名畢鉢羅耶。我之父母。以將我許與彼為妻。爾時畢鉢羅耶。即便報彼跋陀羅女。作如是言。善女。我聞彼摩那婆。內心不用行於五慾。願修梵行。是時彼女。即便諮白摩那婆言。大婆羅門。我今得聞如是言者。甚大歡喜。我亦不用行於五慾。願修梵行。今日許他。此是父母世間之意。我實不用。今強以我。隨同世人。適彼為妻。

爾時畢鉢羅耶童子。聞是語已。問彼女言。謂仁善女。汝昔曾見畢鉢羅耶摩那婆不。彼女報言。善摩那婆。我未曾見。時摩那婆復更重語於彼女言。謂汝善女。即我是彼畢鉢羅耶摩那婆身。我實不用行於五慾。我今內心願行梵行。此之事情。是我父母眷屬之意。直是父母故。強與我取汝為妻。爾時跋陀羅女。聞是語已。即便白彼摩那婆言。善哉仁者。大摩那婆。我得是言。甚大歡喜。仁必不用世五慾者。今

莫久住。速宜取我。莫令於彼有無梵行。世間之人。而求索我。爾時畢鉢羅耶。得是語已。即從彼處。迴還向家。至父母邊。到已。長跪白父母言。菴婆多多。我實不用行世五慾。願修梵行。二尊為我欲娶婦者。但速疾為我迎彼婦來。

爾時畢鉢羅耶。即共迦卑羅迦大婆羅門。立於言契。交關下財。隨索多少。辦具種種飲食。雜味。無價瓔珞。妙寶衣等。選求吉祥。善好宿日。多齋財寶。往彼迎取跋陀羅迦卑羅之女。與兒作妻。迎入家已。於一室內。鋪二合椽。既安置已。而彼二人在一室內。各各收斂。不相染觸。爾時畢鉢羅耶。父母聞此事已。作如是念。彼之二人。在一室內。不相染觸。此事云何。即更方便。却一合椽。止留一椽。其既同眠。自應相合。而彼二人。猶不相觸。若畢鉢羅耶。著於睡眠。其跋陀羅女。即起經行。若跋陀羅女。著於睡眠。其畢鉢羅耶。即復經行。如是更互。周歷年載。終不同寢。

佛本行集經卷第四十六

隋天竺三藏闍那崛多譯

大迦葉因緣品中

爾時跋陀羅羅身。正著睡眠。其夫起立。經行之時。彼地方。所有一黑蛇。欲得行過。時跋陀羅羅。既著睡眠。而其一手。懸垂床柱。畢鉢羅耶。見於黑蛇。欲從彼過。跋陀羅羅手。既垂下懸。心作是念。畏彼黑蛇。蜇螫其手。即衣裏手。擎跋陀羅

臂安床上。爾時跋陀羅羅。以觸臂。故睡眠。即覺心生。恐怖。愁憂不樂。意中疑怪。即便諮白畢鉢羅耶。作如是言。賢善聖子。仁於前時。可不與我有是。要誓。我意不熹。行於五慾。願修梵行。今為何故。發如是心。畢鉢羅耶。報言。如是我。不行慾。跋陀羅羅。言。聖子。今若不。行於慾。何故。向者。忽觸我臂。爾時畢鉢羅耶。依實報言。向有黑蛇。從此而過。我見汝臂。懸在床前。我於彼時。作如是念。恐畏彼蛇。吐毒螫汝。我於彼時。以衣裏手。擎持汝臂。安置床上。實不。故觸。如是。次第。彼之二人。一處。居止。經十二年。同在室內。各不相觸。過十二年。後。有一時。畢鉢羅耶。父母命終。家業既廣。即便經營。畢鉢羅耶。身自。檢校。家外田作。其跋陀羅羅。修緝。家內。所有一切。資生之業。爾時畢鉢羅耶。曾於一時。語跋陀羅羅。作如是言。賢善仁者。汝處。分教。壓烏麻油。今欲將與諸牛。等飲。其跋陀羅羅。即報。夫主。如聖子。教我不敢。違。聞是教已。喚諸使女。而告之言。汝等。速疾。壓烏麻油。聖子。欲將。飲於。諸牛。

爾時使女。聞跋陀羅羅。如是言已。即將烏麻。置日中曬。而見諸虫。百千蠕動。見已。各各。共相謂言。我等。當得。無量。諸罪。或復。有言。我等。今者。知有。何罪。此之。罪過。屬跋陀羅羅。其使。我等。作如是。事。跋陀羅羅。聞諸。使女。等。作是。言已。即語。之言。若有。如是。眾罪。過者。汝等。當更。莫壓。於油。爾時。跋陀羅羅。遣人。摒擋。彼烏麻。已。入於室內。閉門。思惟。心中。不樂。低頭。默然。寂靜。而坐。其畢鉢羅羅。檢校。田地。觀看。迴還。見諸。眾生。受彼。種種。無量。苦惱。復覩。諸牛。受於。困厄。作